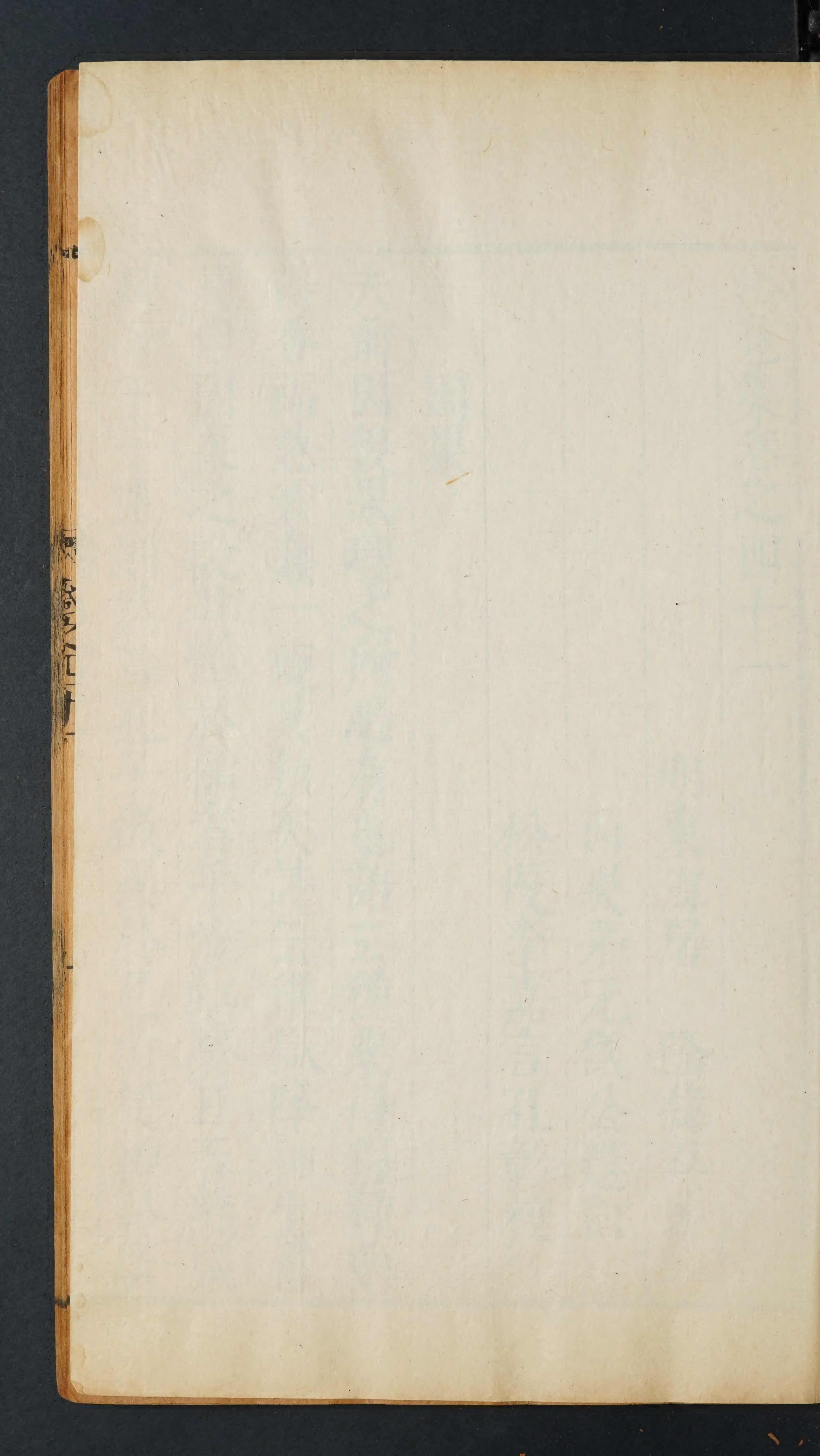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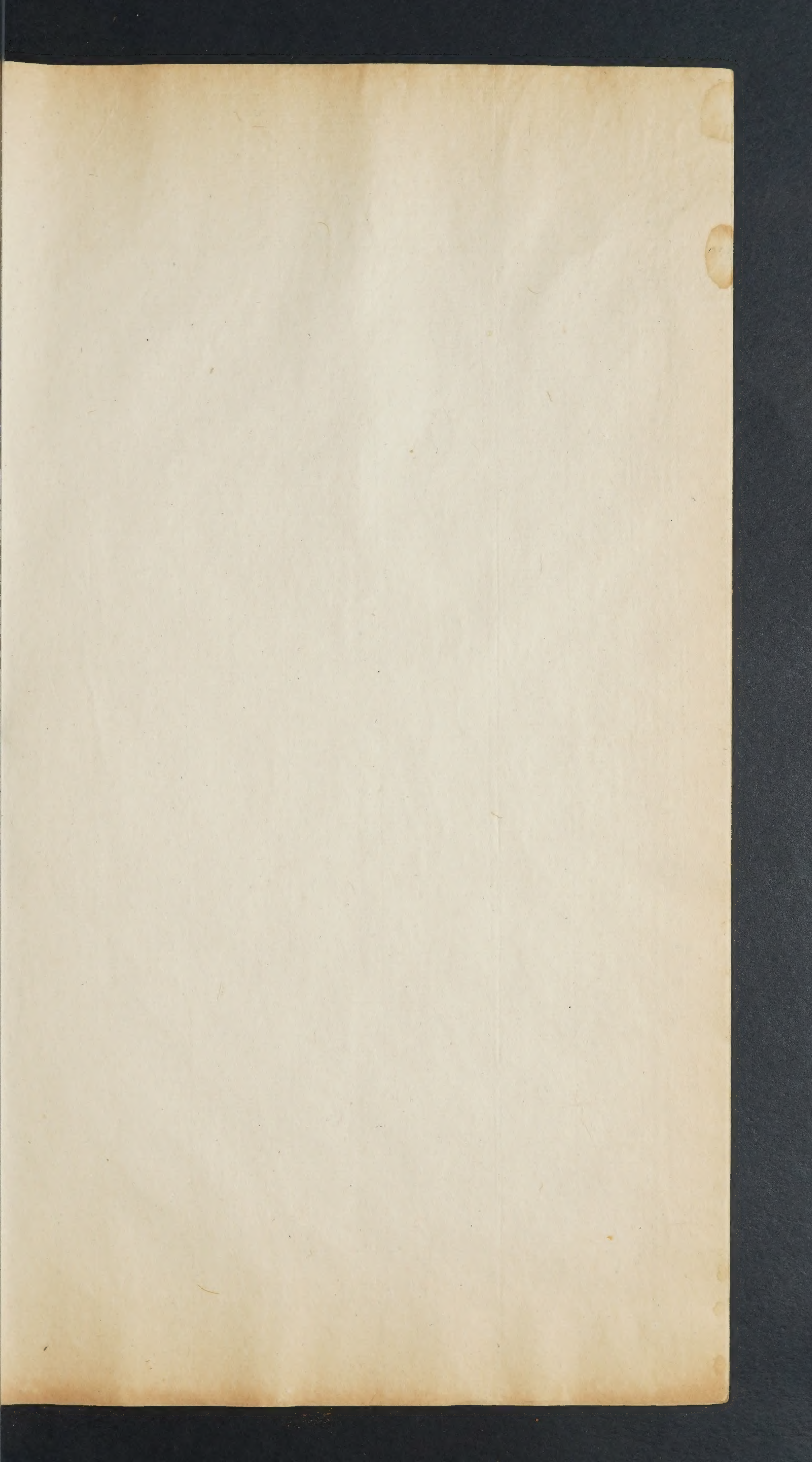








鴻苞集卷之四十一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因果

夫前因後果理之所必有也語云種粟得糧種蘭得香福慧靈蠢一視其植矣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因果之說其始於儒者乎流虹夢日吞燕感龍帝王子生則然乃孔子徵異於尼山棲神於廣

柔不可謂誣明矣道家謂老子歷代顯化玄中大法師如鬱華九靈廣壽廣成赤精祿圖務成尹壽眞行錫則文邑竝是一老子文昌帝君自孝友張仲七十二化闡教柄文累世不替漢東方朔爲歲星精唐房琯爲永禪師後身有人航海爲風波漂至海山見僊都宮殿獨一院扃鎖云是樂天院乃白太傅　生人間人以聞之樂天樂天乃作詩曰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兠率天邪和璞一日有異客至其長五尺濶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

皷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弟子崔晤欲見不自止遂趨而過客熟視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食訖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帝弄臣也晤乃泰山老師後身和璞言之晤亦恍惚遂能自憶宋陳堯咨登第謁陳圖南坐中有道人髽髻氣象軒敖目堯咨連曰南菴南菴語巳徑去堯咨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圖南曰鍾離雲房也堯咨惘然欲追之圖南笑曰巳在數千里外矣堯咨曰南菴何謂也曰他日自知之其後堯咨由轉漕閩中巡行過

墟里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趣汝父歸堯咨大驚問南菴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入滅祠其眞身於此乃堯咨前生也黃魯直與蘇子瞻同見清老清老語子瞻前生爲五祖戒和尚謂魯直曰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魯直後坐黨人遷涪陵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身爲男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某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

若此後山即某墓學士能啓之爲除其蟻則脉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修掩既畢而脉氣遂除或云女子棺爲巨樹根穿其脉故脊直患脉氣除之而愈輪迴因果之說余業已大闡明其理根清則清根濁則濁根善則善根惡則惡未有種稂莠而得嘉禾種芝蘭而得荆棘者也或曰人亦有前身爲虫蛆而轉世乃得王公士夫富貴賢良者有現在爲王公士夫而死後乃墮入業趣者因果之說奈何曰人經累世善惡緣業並有於身前身之虫蛆

以前世之惡因爲惡果轉世之富貴貧艮以前世之善因爲善果也承前世之善因現在得爲王公士夫而或作惡造業死後墮入業趣現在之爲王公士夫以前世之善因爲善果死後之墮入業趣以現在之惡因爲惡果也輪迴因果凡夫昧焉惟得道之人知之所謂宿命通也其事理有據鑿鑿如此人貴蕩滌穢來清虛積福德消罪業以無自隕不然蕭統庾信尚不免淪落況俗物乎

紫陽眞人張平叔訪黃冕仲尚書黃傳容成之術

素曉爐火年且耄矣語不羿而去後寓書其大意以叙述甚異大畧云平叔與黃皆紫微天宮號九皇眞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於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而巳潛耀者三平叔與冕仲泊維揚于先生也平叔曰紫陽眞人冕仲曰紫元眞人于公曰紫華眞人一時被謫官吏皆巳復于淸都矣今平叔又證仙品獨冕仲沉淪於宦海凡當爲人十世今九世矣來世苟復迷妄合塵則別淪異趣無復昇遷之期故叙仙羿力欲推拔而黃公竟不羿以

殁惜哉余因是而悟世之賢士大夫多高僧仙官轉世惟一墮塵劫情識易迷不可不早自省悟也謝靈運云得道須慧業文人生天定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其言良是有根因之人宿植種智悟則易入撤則易捨若人成道譬之築基於地臺因以累譬之投種於土物因以生以菜作虀以黍作飯事逸功倍矣昏濁頑愚之徒累劫沉淪於異趣乍得人身向無窮理之功無淨定之學慧性不熟道緣不深驟而欲入道如水投石如砂作糧不

亦難乎曰得道須慧業是矣然古得道者恒多椎樸昏沉謇拙遲鈍而聰明伶俐者反往往失之又何也曰夫外示拙鈍內含靈明埋照潛光去識存智斯之謂大慧所以得道也神采外馳心靈內耗騁乃辯察炫乃才能斯之謂小慧所以不得道也靈運之言慧業是而所以為慧業非也彼蓋昧其內含而取其外馳者也卒至狂悖作逆而隕身滅家即其所謂慧業豈至人之所謂慧業乎老子曰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

我獨悶悶嗚呼其昭昭也察察也所以昏也其若
昏也悶悶也所以慧也今人一見而光采流動精
神閃爍便以爲任道之器嗟乎遠矣

發矇

或問曰人間善惡報應神理昭彰毫髮不爽是矣然神州赤縣人物如沙人之一生善惡鉅細纖悉不漏神不勝察簿不勝紀上帝無乃煩瑣過勞乎

敳光氏曰天子在御百僚布列統治萬民驅姦禁淫旌別淑慝政刑無舛上帝尊居萬靈分職總理下界檢惡察罪福善禍淫天網不漏且人礙於形骸以智計爲察治故有壅漏神超於形氣以神理爲照燭故無遺踈神之卑者日有奏聞神之尊者

時有采聽分屬各理白黑一一簿詳記善惡上善者北斗落籍南宮書名班於列仙昇於天界中善者擢爲地司命爲冥官或在神道或生人間業重者墮于地獄流入旁生或得人身貧愚夭札萬神各主之夫上帝何勞之有或曰善惡報應爲報其現在乎爲報其過去乎曰現在亦報過去亦報也積善如丘山和氣醞釀帝眷神祐福祉在躬積惡如丘山沴氣醞釀帝怒神譴凶禍集身此現在之報也宿世忠孝廉貞寬和豈弟而此生富貴壽考子

孫繁昌禍世不忠不孝淫穢凶殘而此生貧賤短折後嗣零替此過去之報也夫此生受報則在禍世之報可知現在受報則在來世之報又可知矣此餘慶餘殃之說也或曰人有貧賤而爲善貧賤而爲惡有富貴而爲善有富貴而爲惡者何也曰富貴而爲善者根善也貧賤而爲惡者根惡也富貴而爲惡者有福而無慧迷也貧賤而爲善者無福而有慧悟也富貴而爲善者錦上增綵也富貴而爲惡者售玉易瓦也貧賤而爲善者以水滌垢

也貧賤而為惡者抱石沉淵也或曰積福而受享受享故無過與曰享福猶收債假債而不取償息將無窮收債而并取息後何望焉人享福澤安佚驕奢罔知節縮取盈造物福盡業積淪墮何疑悟達國師以十代之戒行而一登寶座福消禍來有福之不宜過享明矣或曰梁武帝為帝前身乃為蚓葛僊翁為仙前身乃為李家墜井見夫帝也何蚓也蚓也何帝也墜井見也何仙也仙也何墜井見也曰人身墮劫福與業俱積積福則福報積業

則業報或先論福而後業或先論業而後福兩不相掩也福業相尋劫世之所以循環也故人在累刼自國王以至糞蛆無不為已武帝先有蚓業而後有帝福蚓業盡而帝福來也葛孝仙歷世修仙當證大道而偶帶一墜井之業業盡乃仙也嗚呼證道則了不了則福福業業寧有窮時仙則了帝不了也或曰人之一身或蚓或帝蚓不以帝消帝不以蚓滅何也曰夫人作一大善事則帝福成矣作一大不善事則蚓業成矣五濁凡夫善惡竝作

故福業兩存也有志者令福完而業盡則度世矣度世則福業不論矣所謂了也或曰仙有宿骨非學所能成王子晉棄太子修眞馬鳴生由小吏得度宿骨具也閒成子爲山神所試費長房爲鬼物所傷宿骨不具也曰亦由宿骨亦由學耳夫骨以學成也累世修持今生當證是有宿骨也以累世之學也累世不修持今生無望是無宿骨也以累世之不學也累世修持則今生之宿骨也今生修持從此以後修持不倦則來生之宿骨也許太史

道成上帝宣詔曰上詔學仙童子許遜脫于前世貪殺匿不祀祖先之罪錄于今生咒水行符治病罰惡誠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界仙眷四十二口同時昇舉修持功至則前罪赦除何煩宿骨也唐李林甫盧杞並以仙官謫降罪重業深自致隕落宿骨何用也嗟乎吾生以前吾不得而知吾生以後吾不得而知吾之所知現在今生而已前生之修持與否吾既不能復憶後生之修持與否吾又不能豫謀及今生而苦志力行即

現在之果不成而未來之根已植矣若恐前世無根今修不效悠悠忽忽復虛此生將來何恃一墮旁趣累劫難超縱得人身不聞道法可哀也已或曰亂臣賊子元惡巨凶身殞滅族痛快人心爲世大戒多矣獨曹阿瞞秦繆醜之凶惡特甚而延祚考終不聞顯報忠臣孝子如岳武穆文丞相身被慘禍後裔凋殘人情耿塞千古抱擘何也曰操檜宿有濁福加之凶姦戾氣方盛當其身不衰天恣其其凶寔厚其毒揚眉得意能有幾何累劫塵輪地

獄之苦雷斧之災牛馬之胎蛇虺之腹業盡不知何時而滿武穆文山冤抑痛楚直須臾耳天帝賜丹上清書名霓旌絳衣位列眞官尊榮華顯與天亡極夫帝亦何貸亂賊何負忠孝哉此貞良之所以日有孳孳也或曰亂賊暴淫身享福澤後受業報忠孝苦節生前慘毒死後榮華前之不平人則憤懣後之報應誰當知者冥冥漠漠惡不懲而善不勸以此曰夫關木攣鐵螻蟻不驚飲刃橫尸蠅蚊不懼擬金附石遊魚不聞玉食錦衣野鳥不見

人亦何嘗強驚懼於蠅蟻假聞見於魚鳥乎上帝馭世考治善惡其道公其神察其量大其體尊于人間之善惡詳核總記細大靡遺福善禍淫遲速必報亂賊漏網畧刻惡業無窮忠孝冤苦須臾榮華罔極凡此下界悉皆見聞即有一二不及見聞者此蟻蠓之識自障豈天帝之理有舛乎所謂見其一曲而不見其大全則無爲貴觀天矣或曰凡人作業有可悔悟作善而折補者有不可悔悟作善而折補者何也無心小過不定業也十惡大罪

定業也可以折補者不定業也不可以折補者定業也輔漢殺鬼之罪以醮謝而得免旌揚不祀祖先之罪以功高而赦除此不定業也師子尊者已證道果而猶斷頭罽賓王子年已成上仙而猶償債姚萇河間王之癥瘕乃六世之餘殃悟達師之膝瘍乃十代之寃業此定業也然人患不得道耳得道則雖定猶不定也師子揮刃涌高白乳子年被戮僅留空棺悟達業報終遇諾迦河間受殃卒逢玄俗譬之利刃割波清風過耳何定業之有或

曰人之受罰墮爲旁生旁生之畜種種不同何也豈雜然蒸出或各有根因乎曰各有根因一覩其業也龍麟性靈者靈業也羊豕性蠢者蠢業也孔鸞有文者文業也蛆蟮受穢者穢業也牛象形巨者巨業也蚊蠓質細者細業也鸚鵡近慧者慧業也螺蚌近昏者昏業也蜘蛛近巧者巧業也虫蛾近拙者拙業也神羊近直者直業也猿狐近姦者姦業也騶虞仁慈者慈業也虎狼凶暴者凶業也猫狗狎馴者馴業也蛇蠆螫毒者毒業也蟪蛄好

淸者淸業也石揷好淫者淫業也鷄豜必殺者殺業也鶴鹿長壽者壽業也此本於首楞奈合諸類如來寔闡明之矣或曰種種惡業無疑矣乃至靈也文也慧也直也慈也淸也壽也何以爲業乎曰惡業業也善業亦業也靈而自神光耀太露非業乎文而浮藻虛華損眞非業乎慧而馳騁飾行綺語非業乎直而剛愎過訐少度非業乎慈而小仁以賊大德非業乎淸而孤刻任巳損物非業乎壽而導引不明性地非業乎總衆善而歸乎大道則

是福而非業矣或曰人之所以輪迴累刧永無超
昇者何也曰業太多也人生五濁數十年一日十
二時萬事紛紜萬念起伏吾徐而察之一念一想
業也一言一動業也作惡造業刹那之間不知凡
幾經數十年罪累於層臺而不覺惡積於丘山而
不知大約一生之中貽數世之業刧愈轉則業愈
多業愈多則刧愈深歷萬生而不脫遭累刧而莫
超以此也余見世人以淫殺爲分內以作過爲得
意告以報應則疑爲荒唐語以仙[illegible]

肉食杌上之活魚快釜中之生吾適且能切知身
後可爲流涕大息者此也有大英雄瞥爾翻身飄
焉回首蚤超刼數踴出陰陽則北斗不得而稽查
東嶽不得而管轄後果一證前業不消名爲了手
不然卽生爲王公死爲明神福盡業來尚有淪墮
衆生諸趣皆不可知也或曰富貴秉權當路生殺
在手予奪惟心故積業最多貧賤之夫都無權力
業不應少乎曰有其事而有其意業也無其事而
有其意亦業也有其事而無其意無業也卽業亦

輕也故莊子云兵莫慘於志而鏌鋣爲下富貴有其事貧賤有其意則皆業也人動一殺意卽不成殺殺業在動一淫意卽不成淫淫業在若意不殺則釋迦之殺賊無殺業也若意不淫則鳩摩羅什之畜妻子無淫業也或曰殺業至重人所當首避殺人大業也此外則宰牛馬封羊豕亦其次也至於蠅蚊螺蚌之屬虫蟻肖翹之倫爲質至眇爲命至微殺之宜無大罪豈亦同於宰牛馬封羊豕乎曰哀哉此衆生之愚見如此往往積業日多迷而

不悟也萬類之生性有靈蠢形有巨細大化輪轉生命則同物轉爲人人化爲物或寓形大畜或託質肖翹一耳詎以塊然巨者爲生命眇然細者非生命乎詎以殺大畜者爲殺生殺肖翹者非殺生乎凡夫愚蒙見大畜則難傷見肖翹則易害此無明中妄生分別以上帝好生之心觀之果何有二乎即如人形有頭觸不周者有身橫九畝者有肢體不全者有不滿三尺者豈亦以其形體之巨細而論殺罪之重輕耶夫蛤能升天鴿能聽法何嘗

以微質而遺善果哉禪僧撲虱菩薩以爲撲殺佛子陶貞白以醫藥殺水蛭蚊虫上帝錄其殺業夫渡蟻爲德則殺虫爲業也明矣世人之殺蠅蚊虫蛆者動經千萬倍不知怪不知殺虫千萬與殺牛羊千萬等耳可哀也哉或曰肖翹生命不可妄殺宜矣蚤虱蚊蚋齧人之膚噆人之血有傷於人殺之何害乎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言相報之過也蚊虱噆吾之血幾何而殺之殺之不爲罪乎卽哥利割肉罽賔斷首何尚不報也或曰仙家

拔宅飛昇雞犬亦昇杵竈亦昇夫清微太虛之表
安所置之曰清微太虛之表獨著一點靈光耳聚
則成形散則成炁氣即四大皮囊無用而况雞犬杵
竈之物乎昔人所謂當棄在名山洞府是也人見
其昇舉而不見其別置名山洞府故遂以為并人
清微界耳或曰仙佛出有入無神靈肅爽宜常在
人間磕著撞著斯足以起凡夫之敬信而力於修
持今未免恍惚耿茫不恒睹見安望凡夫之皈依
乎曰夫仙佛者備十善而具六通妙三身而圓四

智億萬化身充滿沙界何時不有何處不在第人爲五陰濁障慾漏蔽蓋不得見聞耳人起大信辦至誠一呼卽應影響不捷於此矣或曰皈依三寶以求度脫是也然叢林寺宇木佛木耳土佛土耳眞佛之靈不在求之奚福毀之奚罪乎曰謬哉夫眞佛不在土木眞佛亦何處不在人拜土木借土木以見如來如來應感憑土木以現眞佛古語敬幻僧致眞僧說法拜泥龍感眞龍行雨此之謂也人必不信眞佛而後毀土木毀土木毀眞佛也佛

之弘忍慈悲雖不嗔較而身業已成神必不赦此地獄之所以不免也若巳悟而得道即古七佛皆與我無與而況土木形骸乎或曰仙家謂陽神萬變隱顯有無陰神一靈不能出現鬼至陰也而亦有能白日現形者何也曰鬼非憑精靈則或冤氣爲妖爲厲暫能顯現一時終當銷滅豈神仙出有入無倏忽萬里乘龍駕雲上天下地以遊無窮者耶或曰水旱凶荒干戈兵燹瘥瘵疫癘夭札死亾世謂陽九百六良由下民樸散澆滋不忠不孝

敗倫滅紀凶毒姦淫嫉妬忮害作過多端薰釀沴氣上帝降罰災禍攸生然則沴氣乃上天所降耶曰非然也人間惡業旣積感召妖眚六天魔鬼敗軍死將乘五行敗氣興孽致災下民之罪惡寔自取之上帝愍之民自不能逃也有能淸虛恬澹正一慈悲以道術而救苦難者上帝所亟與也夫天地間有陽則有陰有正則有邪人身之中陽魂淸虛好長生陰魄穢濁好夭死不能相無也故人淸淨柔和生道也仙道也穢惡狠戾死道也鬼道也

修道者修其陰盡陽純魄滅魂昌則敗氣不干劫運不及救民扶世恒必賴之矣或曰先生之剖析三才精理哉破迷發矇功在兆庶曰余之窺天也以管

冥報

郗超嘗與汰法師厚善嘗約先歿者凡幽冥報應當以相報俄而汰卒一夕見夢曰向與君約報應之事今皆不虛願君無忘修德以昇躋神明超由是修道彌篤嗚呼余嘗著論明有君相百司以三尺誅賞萬姓幽有冥官地府以業鏡考校衆生其竝有也必矣竊爲天道高遐神理茫昧證道而昇淸虛者既不肯顯化負業而受苦趣者又無暇回頭此匹夫匹婦所以終於蓄疑不信而悔罪修德

息而不力也余發願他日必欲身告多人顯然昭灼即犯科禁所不辭焉世人誠因此警悟懼而修德余則大幸矣嘉賓翼佐桓温交深入幕凡温所以馮陵晉室脅逼君父者逆謀盡出超手其父爲晉忠臣超病臨死戒家人取私書一篋皆與温往返謀逆者若父哭過傷便須呈進父後覽而大怒輟哭曰大子死已晚超之行事如此無論不忠即其陰謀詭計膠擾方寸去佛理之空寂遠矣死而受罪冥府孰大焉而支道林每謂超造微之功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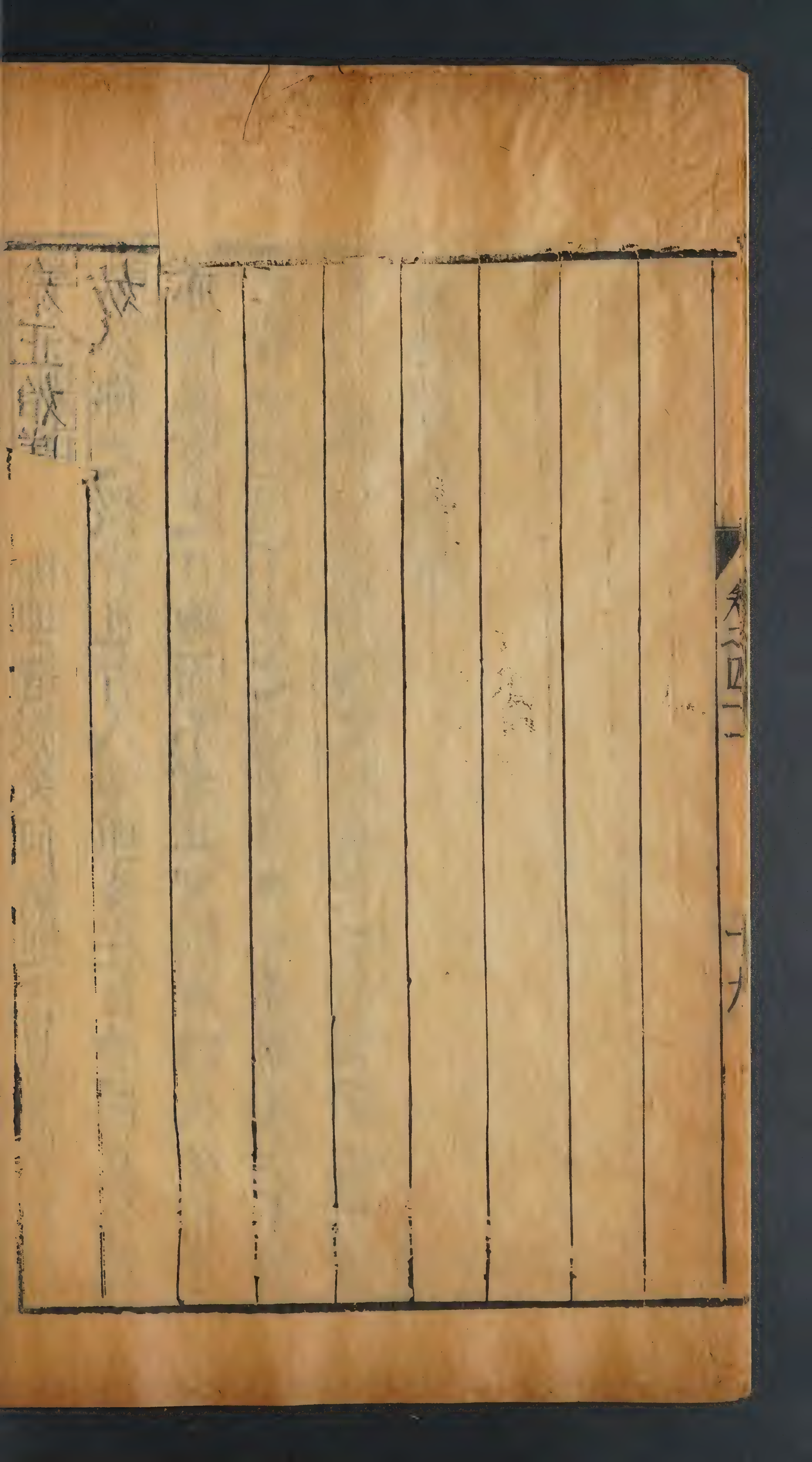
籍今其祖考及其身作某某善事應升舉臨時尚有更易以此又云某嘗奏冥王命中牒天曹見空中眞官仙人有乘龍虎者有乘鸞鳳者有乘鶴鵠者宮闕衣冠幢蓋導從之盛使人目眩神驚嘖嘖豔之又嘗奉使蓬萊閬苑仙都見男仙女眞霞衣星冠珠宮貝闕琪花瑤草珍禽異獸別是一世界又嘗奉使佛國見佛樓香閣闌楯寶樹如來聖衆天冠瓔珞未嘗不歎眞境之清涼而濁土之熱惱也程翁饒子貴伯子學賢收債遠方一日學聖私

謂祝師曰吾兒不免矣昨見有鳳陽人訟吾兒陰府索命牒已行矣弟子不敢言師幸轉聞之家君無功以語程翁翁忽驚戰曰是矣是矣長兒嘗收債鳳陽有一人負二十金逃匿他所偶道逢而執以歸將以詰朝理於官其人夜逸急逐之則溺死門外溪水矣長兒促裝五鼓發南還人無知者其事得寢歸而與我密言之獨吾父子兩人知耳老妻與長兒婦不與聞也今其人訟陰府事不誣也三日而學賢死一日程翁謂學聖曰汝言科目隸

籍冥司汝悉能知之祝師春秋富矣久困場屋汝
何不爲一查之學聖曰師籍隸豫章別有主者寬
我三日當轉屬他人查以報三日而來復命曰師
中第必矣良足賀翁曰汝言中者隨時有更易師
中恐不穩答曰穩也舉薦者多而且實保無他虞
因歎曰父無憂祝師祝師從此以後日光明一日
吾家從此日昏一日有汪生者作翁家童子師貧
而性侃直學聖從冥司還忽曰頃者冥王以汪師
侃直命牒追充判官缺某以其家貧八口仰食筆

耕一旦追之入口且立槁請王不許爲之叩頭流血乃免汪生怒曰汝何以爲我告免爲吾處此世旣貧且賤未嘗得一日揚眉吐氣且爲冥官而掌生殺予奪以明得意于地下不猶賢于坎壈瑣尾地上乎汝爲冥府尊官亦大榮貴何故戀戀于此學聖曰人世意味只如此矣吾今觀破人緣妻子都無復戀所不能割者袁白二親耳師言實啓予願受教是夕遂卒無功登鄉薦己丑成進士爲休寧令擢南京給事功名浸浸顯而程氏自翁媪下

象正始嗟乎佛理造微矣何黨逆也豈黨逆固無妨於佛之微旨也晉人譚理多在口吻間支公蓋亦醉嘉賓之口吻而不考其實際者耶夫郗愔忠於晉空桓溫不臣之迹章章矣超與周旋胡不禁也乃必待覽其身後之私書而後覺而惡之乎情雖忠難以語智



冥事

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字無功豫章人爲諸生時授徒休寧富民程翁之次子學聖從之講業學聖故冥府判官也慕陽世繁華力請于閻羅天子往生焉同曹官權判本司事學聖雖託胎程氏不迷往因及長授書仍兼冥府判事無間晝夜時一往則昏然如死如睡夢良久而甦父母始殊憂駭久之習以爲常不甚驚怪每從冥回往往談人世未來事及人生死禍福家人初謂荒唐謬悠不之

信後言無不驗乃信其非妄大都言陰間帝主諸
神尊卑貴賤遞相統轄稽察人間善惡析於秋毫
密于罝網衆神所日夜經營勞苦無非爲考核一
事或問科目答冥神三歲考核此事最嚴諸生之
應中第者由城隍社令諸神及其祖宗薦舉以祖
考累世修德與其身之學業德行薦多者上第額
數既定復有隨時稽察申報緣功罪而黜陟焉臨
放榜時尚有數名更易諸神云某人向登榜籍今
其祖考及其身作某某惡事應黜落某人向未登

世遂衰落如學聖言歲庚子余游白門無功邀余
晚飯署中譚其事甚悉此無功耳目睹記嗚呼神
理昭明熛赫如此可畏哉人之造惡負心者多不
信有此事可哀也



冥報

通州顧少司馬養謙字益卿爲人高才倜儻好義夫人先卒延沙門修經懺作種種功德數年後顧公一妾暴亾經宿而甦若夢魘哭不止公問之答曰妾頃死入冥府見夫人閉一暗室以帛蒙面呼妾曰爲我寄聲相公我在此苦不可言急作功德事救我妾曰夫人亾後曾大作諸功德度之都無益耶夫人曰作佛事在主者齋戒至誠乃能滅罪增福向者佛事沙門持誦堂上相公與客飲弈室

中何益之有妾曰夫人既令妾傳語相公何不見妾一面而重自障蔽爲夫人泣曰吾今面貌不復可見人試捫吾足妾以手摸之則壞如枯木矣顧公聞之大哭尋聞之諸子諸婦無不哭者冢婦哭獨哀竟日不止人問其故曰夫人有相公在三子三婦遶膝下且無爲超度淪于苦趣如此吾年半百尚未有子女一旦徂謝誰與拯之吾是以悲顧公乃擇聘戒德名僧清淨嚴肅大作佛事三晝夜嗚呼冥司因果水陸度亡載在佛典最章明較著

矣余讀太平廣記幽怪夷堅等書不盡出內典而其言冥報鑿鑿大率與佛氏合以今觀顧夫人事豈不信而有徵哉嗚呼與其濟度於死後不如修省於生前與其死而求救於家人不如生而懺悔於自己人其深念之哉梁武帝后郗氏以婬妬爲蟒能現形於殿庭顧夫人以罪業召災能寄聲於婢子故並得修經懺而度脫憑佛力而超昇以兩人現罪應墮宿禍未捐也其永沉苦趣無從號救者多矣向使人人能通消息于陽世求救援於六

親則佛法平等何業不消因果大明何人不懼而
障重罪深者必不能然也亦可悲矣夫佛家專明
因果專言天堂地獄迷人不信謂其虛張僞設以
恐嚇世人使之信從不知罪人之寄聲不悉由于
佛說他書之雜現不盡出於貝經者誰復爲之虛
張僞設耶且佛不過拳拳欲人種德修善耳何爲
而誘人嚇人耶陽世有安車蒲輪以榮賢良有犴
狴桁楊以懲凶慝陰世有寶蓋幢旛以迓善信有
鐵牀銅柱以處罪人如日之有月晝之有夜理之

必然者也奈何疑佛妄語而自取大罪哉顧司馬與余善夫人之事余所目擊耳聞也豈亦佛妄作者哉



冤對

善惡報應如影隨形如响應聲的然而不爽一定而不可逃世之迷人謂天地間無鬼神無仙釋因果報應盡屬渺茫所以敢於作惡而無忌誠一省悟必有惕然悚懼而不敢肆者自古元兇大惡縱情恣慾草菅人命賊害忠良威權氣燄震赫一時富貴繁華馳騁當世第知取快於目前不復顧慮於身後計其得意肆志遠不過數十年近不保其旦夕一朝時去運衰惡積罪大報應期至冤對在

前或禍敗相踵或疾痛臨身展轉呼號匍匐祈哀
平時忽然虓猛雄豪飄忽之氣消沮殆盡一受誅
夷永沉苦趣回視須臾得志快心之事光景幾何
可謂至愚矣余搜從古鬼神報應之最奇而章章
顯著者以儆悟愚俗考之史傳晉獻公寵驪姬生
奚齊驪姬譖殺太子申生立奚齊爲太子狐突適
下國遇申生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帝許我
罰有罪矣斃于韓註言晉惠公夷吾忌克多怨終
于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也晉侯有疾卜人

曰實沈臺駘爲崇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閼伯季曰實沈實沈參神也金天氏有裔子曰昧
爲玄冥師生允臺駘臺駘汾神也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晉平公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昔堯
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
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或者未之祀乎鄭駟帶助
子晳殺伯有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
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
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

愈懼子産立伯有之子良止爲大夫使奉宗廟祟
乃止西漢袁盎譛殺鼂錯盎家多怪爲梁王刺客
刺殺于安陵郭門外至唐懿宗時錯之䰟猶報仇
不已語詳悟達國師傳中丞相田蚡殺魏其矦及
灌夫後蚡疾一身盡痛若有鞭者謼服謝罪上使
視鬼者瞻之曰魏其矦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蚡
竟死魏司馬懿殺軍騎將軍王凌凌將死行過項
城賈逵祠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
惟爾有神知之八月懿有疾夢凌逵爲厲甚惡之

遂死吳孫策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
深惡之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
三撲鏡大叫創裂須臾而死陸抗誅步闡誅及嬰
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後機雲之誅三
族無遺孫峻害諸葛恪後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
發病死程普領江夏太守盪寇將軍嘗殺叛者數
人皆使投火即日普病熱百餘日而死呂蒙圖取
關雲長未及受封而斃晉賈充伐吳時屯項城軍
中忽失充所在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

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此皆類也若不悛愼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懿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其後賈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

終皆如所言晉廬江太守羊聃山太妃之舅也剛暴好殺睚眦之嫌輒加刑戮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爲征西大將軍庾亮司徒王導所奏應棄市顯宗以山太妃故特命原聃生命除名爲民少時聃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由黃泉經宿死桓溫廢帝弈爲海西公專制朝權屠毒忠良入朝赴山陵人云殺王謝遂移晉祚收尚書陸始付廷尉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

遂盡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云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爲溫廢死弟涓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溫恨怒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爲祟因而遇疾不起姚萇初殺符堅及稱帝後如長安至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爲語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

狂言或稱臣又曰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至長安死劉聰將趙染次新豐晉索綝拒之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曰司馬君臣將致死于我將軍宜整陣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于國乎染不聽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于此何面見之命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人間哉死而有知當訴將軍于黄泉及染寇北地夢徽大怒

引弓射之旦將攻城中弩而死宋劉毅爲撫軍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兒慶爲沙彌併殺四道人後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當毅發揚都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遣人征之毅敗後夜單騎突投牧牛寺僧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主師累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歎托出寺因上大樹自縊而死梁沈約翊戴梁武帝禪代齊國後病

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
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事聞武
帝大怒數遣中使譴責約懼而卒後周文帝宇文
泰初爲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元帝爲湘東王時
在荊州遣使通和結爲兄弟後平侯景元帝卽位
泰猶人臣頗行凌侮又求索無厭乃不愜意遂遣
兵襲江漢虜係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悉被
殘害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閭阿那壞女爲
后壞爲齊國所敗率餘衆數千奔魏突厥舊與茹

茹怨讐遣餉泰馬三千疋求誅壞等泰許諾伏突厥兵馬與壞燕會醉便縛之即日殺郁久閭姓五百餘人茹茹臨死仰大而訴明年冬泰獵于隴右得病見孝元及可那壞爲祟命索酒食與之兩月泰卒唐洛州都督竇軌太穆皇后從兄剛嚴好殺爲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云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邪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

書言畢而卒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于京城窺一
軍使女以逃軍使以狀上聞有詔遣制使追捕武
懼不免乃醉女以酒中夜解琵琶絃縊殺之沈於
河後為劍南節度使病甚一道士云從峨眉山來
至門見階前寃死者云上帝有命為公所寃殺已
得請矣武不測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
七項上有物是一条如樂器之絃武大悟叩首曰
天師誠聖人矣為之柰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見公
公自求之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

于幰下褰簾而入向武拜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即可何忍見殺武驚慚悔謝良久欲以佛經紙繙祈免道士亦懇為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為公手殺上訴圖之三十年今不可復免期在明日武急處置家事明日黃昏而卒郭弘霸武后朝為左臺監察御史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累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剖腹死頃而蛆

房琯崔器受安祿山僞署爲奉先守軍敗走靈武因
所善呂諲得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二京平爲三
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含元廷中器
殘忍希帝旨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
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後上元元
年病亟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
我三日卒則天武后與高宗王皇后蕭良娣爭寵
更相毀短後宰相李義府等陰佐則天以偏言怒
帝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

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
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
婢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
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即有
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
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而死分其尸殴后姓爲蟒
良娣爲梟後武氏頻見二人被髪瀝血爲厲惡之
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唐
明皇以武惠妃譖殺三子瑛瑤琚後惠妃頻見三

子爲祟大病使人祈謝及殺行刑者終不解惠妃
死祟即滅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會
西原山賊反詔命郎中裴某招撫裴令桂州押衙
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樂生儒者有氣
誼賊帥大喜留宴倪樂生佩刀請之樂生雖自愛
然念欲招懷之不欲拂其意遂解以贈賊帥以小
婢二人酬其直副將與生不相能誣生以軍中虛
實告賊帥故贈以女口裴郎中大怒生具言本末
辭色頗厲裴愈怒移書式方厚誣之式方心知樂

生寃陰勸之逸生以無罪不肯逝式方畏郎中灑泣厚致酒饌竟寘于法將刑召妻子與別問曰買得棺木可併置紙筆棺中吾死當訴于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黄昏便往賔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殺裴郎中因舉頭見執刀者謂曰我死爾愼勿折我頭若折之即殺爾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頸殺之忽驚蹶仆地死數日後賔州報副將以其日黄昏時暴得心痛而死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毬塲宴𢾅

使忽語曰樂某如今可來我亦無過索酒瀝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之亦我之罪遂瘖不能語舁到州及夜而死而桂州城南門外樂生死處方圓丈餘竟無草生五代桑維翰爲宰相以塲屋舊恨給羗岵秀才至誣以謀叛處死岵大呼曰我何罪而死我死須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岵來曰吾上訴于天帝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堦下有半醉而跛者桑曰此誰也岵曰此是唐賛向爲衛吏曾辱公公

命府尹置之極法桑曰能貸我乎當爲齊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岵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岵與賛相携入庭下竹叢中不見翰不久死手足皆有傷處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刼掠秣陵令陶繼之捕獲龍等詞連一樂伎都無干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矛盾遂併諸刼十人斬之於郡門外此伎辨慧將死曰我雖賤隷未甞爲盜陶令枉見殺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死後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

殺實所不忿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
腹中陶卽驚寤忽倒絕經四日死宋趙普病亟命
上清宮道士禱祠道士曰趙公久病不愈爲有寃
對故也盖指德昭廷美云明鎬慶曆中自京尹入
叅大政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
者馳至嶽廟祭訖是夜宿廟下聽中大厭從者呼
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廷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乃
叅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驅出遂奔騎而歸明已沉
困召同年一郎官曰曾見無頭鬼否郎駭曰斯言

何謂也明日召同年正欲説此事向者妖賊據甘陵奉命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宋慶曆間歐希範在廣南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待制杜杞討之僞爲招降希範挾酋領數十人來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于座下盡磔于市皆剖腹刳其腎腸繪以爲五臓圖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圊臥于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

言歐希範以拳擊我竟卒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幼以首級爲功涇原知縣王直温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温起燃燭坐廳見吏抱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温曰奉天敕委知縣斷此王韶公事其吏宣判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安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曰今有人貧負

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償乎否曰必償曰然則聞
道矣柰債主不相放耶韶快然不樂曉卽言動不
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
日家集菜楪内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
上衆皆愕然厚怒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卽死
季子寀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
殺之報宋袁州黃司理者後爲新昌令向待制子
長與鄭判官同如袁州邀黃偕往黃不可鄭強之
黃不得已同途意殊不樂及至又欲止城外向力

挽入官舍黄郎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痢穢满一室向鄭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困憊如此之狀黄開目忍痛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白守合諸邑求盗吏卒共捕殺三人賊匿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人耕于野貌蠢甚尉使吏持錢二萬給之曰三弓手爲盗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爾

四人詐爲盜以應命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無性命之憂而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四人許之是時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吾視四人者皆無寃狀意其有寃屏獄吏以情語之並曰不寃吾又曰果爾汝等明日當斬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即相顧泣下曰初以爲不死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解其縛尉伺巳知之審白守謂吾受囚賂道之上變守大怒執成案如初吾引義固爭累

十數日不得直臨欲行刑守計曰若黄司理不書
獄異時必訟我于朝矣令同官强吾書名牘尾吾
勉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有皂衣人持提押二縣
吏來追縣中二吏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
用他賞改秩甫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吾一
日退食見四囚拜於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
請矣勑旨逮公某等懇曰所以知此寃而獲吐者
黄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帝竟
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于

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今者吾適入門四四巳先在云伺候巳久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竟卒宋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張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轉聞于蔡京京以爲奇貨卽捕張寘開封府獄坐誹謗

乘輿凌遲處死蔡京後感疾命道士上章道士神
游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漉其上旁人言上帝
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
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刑來訴於
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
宰相之命豈敢拒之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行
遣京潭州安置死矣後果死於長沙宋昇爲京西
轉運專修西内殿宇延袤十六里冀速成以邀賞
釀丹漆趣辦需牛馬骨和灰不給城外有五代數

千人塚幹官韓容獻計發掘焚骨應用宋然之運判孫旣獨以爲不可引疾罷去役成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卽死韓容亦死昪妻子盡歿有朝士亦以是役遷疽發于臂中有骨不可坐醫以藥取之落三十六骨乃死宣和中孫旣病死至泰山府獄吏勒入供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塚以倖恩賞乃汝也孫請與一時同官對理見荷鐵枷一人立廡下有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施釘血流被體引前乃宋昪也孫

歷具去官狀昇屈伏孫得更生宋羅汝楫官監察
御史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
何鑄交章論岳武穆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
忽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武
穆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
卒於前其從者咸見武穆左右擊之而斃我朝
英宗時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
陳言語多侵王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事忤上
下獄王振嗾錦衣指揮馬順拷笞璘使引球為具

疏稿球被收仰天曰若曳振殺我我死卽訴上帝耳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孱久困牀第欻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而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俄而子死後順黨振被給事中王竑等擊死于朝班血肉俱盡或問余曰子所纂集但言惡報而不及善報何也惡可以懲善可以勸子無乃偏乎曰善惡各有報應前人往往言之甚詳余之錄惡報而不及善報抑亦有說爲惡必報則爲善必報不待言矣明明上天豈止有罰而無賞乎

爲惡之必有報也誠欲人之懼而省也爲善不必求報也余故略之也懼而省而不爲惡不爲惡則善也爲惡報應古今章章顯著者多矣余不及悉載獨載殺人害物寃對現前報應之尤切者以省惕人心也余所載多見正史初非稗官小說所紀事皆有據理盖不誣矣明明人王以賞罰行於人之生前明明上帝以賞罰行於人之死後死後賞罰形骸雖壞而神識不亡故賞罰行也寃鬼之神識不亡故能作對凶人之神識不亡故卒受報償

豈惟史傳載之余耳目睹記近事之甚顯者亦不少矣不敢盡述姑記一二一大帥在嶺南平蠻多殺不辜歸家病作鬼物滿室人皆見之遍體潰爛痛癢作楚至不可忍以小刀割體稱快而死一撫臣希江陵旨政務嚴酷小民逋糧即錙銖親行提楚數十鑿產乃已奏議侵漁四百金以上者斬無赦繼之者請遂行刑先奏者夫婦六日內相繼暴疾而死一御史監決兩囚非其罪即時天氣晦慘御史是夕嘔血暴亡如此類者甚多不敢具其姓

名善哉嚴延年之母有言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
殺世人觀此亦可以猛省矣王部奉佛不救多殺
之災悟達持戒難免鼂錯之報即師子尊者已證
菩薩道果而猶償罽賓冤債焉殺人之罪若斯之
重也所謂定業也必不可作也



圓照

王伯安征南蠻至南安憩一佛寺一靖室乃老僧示寂處臨化戒其徒歲加封識不許開戶伯安見而固强開之中有書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啓吾鑰拂吾塵明公若問前程事開門卽是閉門人是歲伯安卒年五十七矣伯安聰慧絕倫文章氣節經濟道德超卓如此其爲得道高僧轉世無疑也由此推之葛玄羊祜裴休房琯蘇子瞻黃魯直諸公之事信不誣矣釋氏輪迴之說烏得爲誕謾乎老

儈臨化而豫知再世者之爲王守仁壽止五十七
而啓鑰拂麈卽其人也圓明湛寂之中何所不照
哉

周時化

周時化者徐相公兒弟家人以相公勢橫甚睚眦殺人無筭姦婬良家婦女亦無筭積貲累鉅萬爲侁家所訟滇洗子按得實狀坐死入獄中夜鬼物百數羣譟索命達旦死矣

回頭和尚

雲間一僧衣藍縷行乞於市遇人輒稱回頭回頭無他語人問之不答亦稱回頭群兒隨之投以瓦礫推之糞土中或拖之於水了無嗔意起則笑而

復稱回頭人呼之曰回頭和尚曰至一屠兒門稱回頭其人忽悟而已屠業一日謂人曰吾負人債明當償人聞者不省其意明日爲盜殺之城下盡乞而積鏹數銖盜生心焉數月後雲間人燒香武當山遇回頭道上問之不答哂笑而去佛家言人有定業即道成亦必償償之而死神明無恚忍辱仙人之割截於歌利王也師子尊者之捨頭於罽賓國王也阿尭師之見戮於齊神武帝也榼頭師之誤殺於梁武帝也王子年之被害於姚萇也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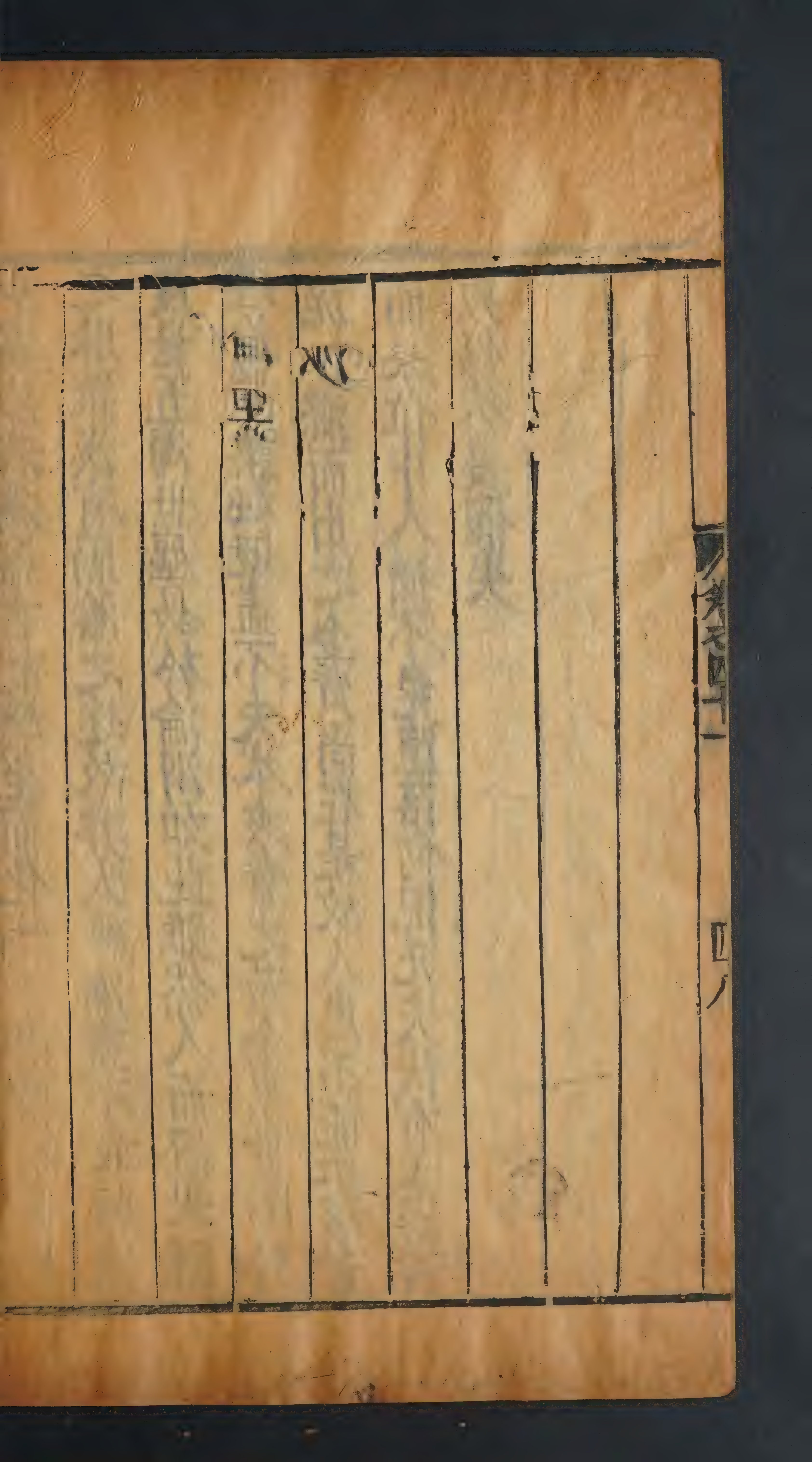
景純之受誅於王敦也皆定業也皆償人夙債者也子年與釋道安善道安疾亟謂子年曰世故方殷可以同行矣子年曰師先行吾負債於人未果去得古至人葢知之矣負債於人償之則遂了手不償則未了得道之人不辭不怖形忘神存世人無知乃以爲死也

天然和尚

天然和尚者虎林人母事佛和尚幼時母攜之朝普陀遂令出家焉長而博通經教爲講師多所開

化和尚顧不持戒行數盜檀越布施財物飲酒食
肉母募裝大士像以金珠納像腹中而溲之和尚
遂密召一匠人鑿而出之匠俄瘍發於背死母從
虎林涉海來謁大士和尚忽發狂疾大詬其母持
刃將行其兇逆母懼而逸遂以刃自斷其喉語從
喉出呼僧衆揚言曰吾本羅漢尊者發願下世化
度衆生不幸迷昧本來墮落至此吾今去當受地
獄之苦業盡再來尚期不負度世之願我今受此
苦趣留榜樣以示若曹若曹毀戒律行貪淫者不

必當以我爲監言訖端坐而化嗟乎菩薩有出胎
之昧羅漢有隔陰之迷故非大乘漏盡不敢輕來
度世五濁世塵易於淪溺如此雖然人而證果雖
經淪墮業趣旣盡不失本來譬之黃金累世陷於
泥沙滌而出之金質尚在是故人患不能證道賁
而果位中人猶不免墮落何況凡夫哉有志者ㄎ
以惕然𥨊懼矣



淡

黑

李含之

錢塘李時英字含之有文藻聲爲南海欽州守與同官校士將入棘闈熱病大作遂至委頓竟遊冥府見滿世界皆大火身在烈焰中又忽墮大水瀰漾彌湧茫無邊際又忽爲巨風所吹如是數日二金甲神以巨銀鐺欲鎖含之去云見泰山府君時境內城隍土地皆在側城隍肅立土地跪金甲神執禮甚恭金甲神叱土地書押土地不肯神震怒取長火釘從土地頂門釘入數尺土地堅不肯押

金甲神曰且日疏奏泰山汝尚能不書押發人乎土地曰明日吾亦有疏奏泰山奏不允任汝執去未晚也城隍亦再三虔請金甲神遂去越日復有卒來貌甚獰惡竟繫倉之去至一處宮殿嵯峨高數級有神冕旒如王者居最高處云是九幽大帝卒牽倉之入見地皆昏黑如漆獨大帝所居高頂放明大帝令考倉之罪業甚多俱眇茫杳忽似治其宿世然倉之亦極力自辯往往見雪大帝忽怒曰汝前爲九江守以贓殺人多矣倉之實未嘗爲

九江守此必是治其宿生而會之亦置辯不已大
帝命且持去又明日有神如將軍者欲執會之徃
會之政惶迫中忽見一眞官冠九陽巾衣黃衫執
拂負劍從空中冉冉而至自稱呂祖將軍見眞官
輒遁去而會之身已臥地上呂公遂臥會之旁謂
會之曰業重業重墮落甚矣胡不還我老君冊會
之從口遍體索冊無有也呂公曰冊壞已盡此生
欲求爲蛆得乎將去曰明明日與諸公偕來至明日
羣眞畢集有男眞有女眞或冠芙蓉或巾九氣或

挽三角或作雙髻或披霞帔或衣木葉或秀面冊脣或環目紫鬚或持如意或操玉珪或執寶劍或敲漁簡悉如人間圖画仙靈之像雜坐繙書云共作今歲諸道制科程文一仙人曰山東文先成矣良久散去少選一女官自空至稱玉女長一丈許衣素練宣大赦書玉女一一口誦凡人間所犯輕重罪業悉赦除之獨無一字及倉之倉之益大窘少選一僧至曰我六祖也旁將卒見六祖咸作禮手拽六祖袈裟片片俱發金光也六祖向倉之亦

曰業重含之乞哀曰菩薩拯我六祖曰救汝尚須
與五祖商量去輒復來以楊枝水灑含之頂輒覺
透體涼沁遂蘇矣絕而復蘇在冥路凡十三日含
之親爲余言其事甚詳余爲之悚然久之世謂人
死無知可以縱情快意覩此亦可以少省矣六祖
嶺南人也



定命

齊庾黔婁父易病危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盡命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此出正史由斯以言人命修短一定不易孝子仁人至誠祈禱亦旣冥感天神灼然響應而定數終不可改人尚不可知命哉無益祈禳故可廢矣

一定不易孝子仁人至誠所禱亦既冥感天神而
既至政得至月末此正由斯以言人命修短
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盡命不復可延汝誠禱
齊庾黔婁父易病危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定命

彭城大風滹沱冰合天祚明德固爾乃魏備朱兆
跋扈不臣稱兵犯闕敬宗以大河深廣兆未能猝
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纍風揚塵漲天兆騎叩宮門
侍衛乃覺魏主竟死兆手元人以胡騎侵宋北軍
屯錢唐宋方幸其潮來盡沒乃海潮三日不至竟
以亡宋主中國天意亦胡爲而助逆賊醜虜哉是
可知陰陽否泰屯亨之運造物爲之雖造物亦不
得而自主矣

鴻苞集卷之四十一終

鴻苞集卷之四十二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從孫屠充苻泠玄校

十迷

人之所以為惡者雖多端大要喜怒哀樂酒色財氣貪嗔疾妒好名好勝陷人殺人數事展轉牽惹展轉纏縛日就沉淪巨石投海余將一一破之以曉悟衆人亦因以自警夫人之為惡謂之迷轉頭

爲善謂之悟正以爲惡無利益爲善有利益爲惡而有利益尚不可爲何况本無一毫受用而徒生被惡名死受惡報如此一向不改所以爲迷爲善無利益尚當努力何况本分受用無窮而身爲人譽名書帝籙如此撥轉機關所以爲悟人之七情生於無始儒者教其中和道家欲其銷滅觸情縱慾所以喪眞人之好酒本以取樂每見沉湎之人昏沉瞀亂嘔喀纍下委頓欲死樂乎苦乎以苦爲樂迷而不悟一也或曰醉者墜車而不傷爲得全

於酒醒則百慮紛紜醉時萬憂頓失遺世遺累則
酒貴矣嗣宗無功含光葆和以此或者非惡邪余
曰誤矣忘憂遣累酒有微功迷性昏神實有大害
以酒忘憂酒去憂在以酒遣累酒過累存消搖自
在法斷不從麯糵中來阮藉王績諸人高曠灑落
乃其天性縱酒荒燕亦其有託而逃不聞王阮遂
從酒中得道僅成一放浪之人而止外覺蕭曠內
多沉昏何由得見自性王阮如此又況市人之飲
乎人之好色非心謂美麗娟好使人情蕩意飛乎

不知窈窕連娟實相何有鬒髮朱顔皆是假設鬼狐惑人亦必借粉黛香澤迷人見是粉黛旁人見是狐狸迷人見是嬌娃旁人見是枯骨西施王嬙何以異此髮愛其黑肉何以不愛其黑乎肉愛其白髮何以不愛其白乎美者顰笑則愛之爲愛其美乎爲愛其顰笑乎爲愛其美則美亦假也爲愛其顰笑則醜人亦有顰笑也亦大惑矣西施王嬙而在則寃爲癡絶一旦色變形壞尸虫出戶將尚愛之乎遂忘其美而惡之乎一旦變壞愛易爲惡

可見色假也愛亦假也何待死後即論其生前美
者一身俱是膿血臭穢獨其香澤又從外假設而
終身愛戀以假合之皮囊而耗我自有之精髓如
羽苞畜火金棺葬狗自取壞滅迷而不悟二也或
曰我之好色正以實有是色是以好之何得言假
謂好色損精傷命理則誠然如云色假則吾不信
曰夫好色謂肉可愛則醜者亦有肉謂髮可愛則
醜者亦有髮謂黑白可愛則肉黑髮白何以不愛
謂肉愛其白白與肉宜髮愛其黑黑與髮宜則羊

脂不白乎豕毛不黑乎人何以不愛且實有是色何以變壞變壞則無常無常則非實有也人之好財以財足養生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苟免饑寒而外於我毛髮何加余嘗著論厦屋千間容𨚫止於丈室山田萬頃埋骨無過一丘歌舞初罷則樂極而悲來飲食過多則膨脝而饜若貨物充盈總屬身外繁華鼎盛何益性靈一旦大運行盡黄金難買無常悉取珠玉爲殉白骨茫然不覺而竭精殫力設計造業以求之家貲已

充尚憂貧乏死期將至方切經營骨肉未寒子孫驕汰如火燎毛如湯沃雪一生經營之力祗足貽後人談笑之資迷而不悟三也人生有身即有氣二氣陰陽善惡雜揉其間故有道氣有客氣智者善養之道氣充盛徹地通天愚者不善養之客氣增長横奔亂發一言不合抽戈而鬭一事相激衝冠而起爭勝爭強名不列英雄之數戟手嗔目無非是市井之心范雎喜而須賈懼蘇秦榮而張儀辱張耳與而陳餘亡田蚡勝而竇嬰敗劉季帝而

項羽虜吾以為總是一塲閑氣也吾與人競而勝之於我何益競而不勝所傷已多世間之所謂英雄大丈夫名流天壤光垂史册者豈好鬭善競之人乎發怒則氣外揚而精不固竒怒則脉上攻而神愈昏一旦無常四肢百骸且化為冷風蕩為飛煙誰為氣主乎生平英雄勝心安在迷而不悟四也貪財貪色貪也一切有所愛戀皆貪也凡着貪則欲心起欲心起則精血浮薄蝕靈光耗損真烝大丈夫偶然寓形世間止有性靈一點是真我下

此則七尺亦屬於我自此而外無非身外長物生
暫相隨死將不去論其大者大地山河生不能取
而盡傳形骸死不能捲而盡貯棺槨非我所有亦
已明甚不得則以竭力求之唯恐不來既得則以
身命留之惟恐去已及其究竟萬物俱空罪業獨
在故宜鑒分於苟完覽幾於知足天壤間何物着
我直是赤洒洒光潔潔作一無累之人豈不快哉
而慳貪不已何爲者邪迷而不悟五也人而負我
欺我謗我害我吾試尋其端或者吾於彼有宿債

乎吾自有以取之乎生殺予奪之權在我而遂快於逞天怒人怨我其薄夫禍士非福也生殺予奪之權不在我無以取快而徒畜忿結怨自傷其性靈非計也大功德人不除嗔心尚有龍神修羅之灾苦修行僧不除瞋心亦有虎狼蛇蟒之報而況下此者乎迷而不悟[illegible]也人與我共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體何人非我何我非人縱不能然亦當各安其所而何以嫉妒為人有才能未必損我之才能人有聲名未必壓我之聲名人有富貴未必

妨我之富貴人不勝我我固可以相安人而勝我
亦非奪我所有即奪我所有亦或其命應得之操
心毀壞必得所欲而後已於汝安乎人有稱楚子
蘭鬬崇侯虎吳伯嚭漢絳灌李邑唐盧杞宋秦檜
諸人誰不知唾罵而身自爲之毀人之功滅人之
名敗人之成巇人之行舉世薄其反覆造物惡其
傾險於人有尋丈之損於己無秋毫之益迷而不
悟七也名者美器造物所靳名實相符固無大害
名過其實有道深羞果有其實管寧袁閎孫登韓

康身不出環堵而名聞四裔果無其實郭象盜向
秀以成名宋齊丘殺譚景升以標譽人猶將發其
陰謀察其虛僞而嗤鄙憤疾之夫豈人眩智鬻才
餙奇釣詭所可掩有虛名乎好名而不得徒費精
神即使好名而名隨何補性命文如班馬詩如李
杜巧如班倕智如樗里功如韓白辯如隨陸名有
千秋之期身同朝露之速後世萬口嘖嘖同聲而
贊不審白骨亦尚知之否乎不向自家身心上做
生活而僕僕焉銜玉而沽挈鈴而走養成勝心自

隕靈根老子云名與身孰親迷而不悟八也路粹
擠孔文舉曹操胏爾正平盧杷陷顏魯公孟玖害
陸平原文舉諸公不過受禍害一時而路粹諸人
却乃被惡名萬世不知其當時所得幾何今夫人
在水中而下筏與人在水中而下石善惡相去奚
止萬里拯人者人德之衆人愛之而有善報擠人
者人恨之衆人惡之而又有不善報此其得失相
去亦何止萬里乃不爲彼而爲此迷而不悟九也
天地造物好生爲先昆虫草木莫非生命不踐生

草不食生物獸亦有之人胡不然今夫蝶螈蠨蛸蠅蝗蟻蜋至微耶矣鷄鶩貍狌牂羊狐豘至愚全矣而貪生畏死無不知者何況同類而為人乎佛家言六畜等皆往世作決定殺因故今世受決定殺果今人但能不殺即是不造殺因彌勒尊佛曰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割自皮蘇子瞻曰為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慈悲好生至人如此而世間人乃以兵刃殺人以手足殺人以心腹殺人以口舌殺人以

智術殺人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人苟操一殺人
之心不必行殺人之事而其心既起其罪已定莊
子云兵莫憯於志而鏌鋣爲下此之謂也君不聞
高僧一蚓之微雖誤殺而亦償鼂錯譖殺之仇雖
十世而必報乎迷而不悟十也苦海無邊回頭是
岸願我 同志猛省也
遷善去惡儒者教人大法乃釋氏則云不思善不
思惡何也蓋儒者思善乃天理之公而力爲之思
惡乃人欲之私而力去之所以審善惡之介釋氏

純是萬善與善混化善尚不知猶魚之忘水何況
思惡所以融善惡之相審善惡之介所以有善而
無惡融善惡之相所以萬善之同歸有善無惡所
以盡人道萬善同歸所以超三界

楊萬春

虎林楊萬春爲上杭令神爽有異政縣有民人曾元曾安兄弟商於外境元以十三金令弟安還家安與一人及一老者同行其人竊見安及老者俱有貲乃謂安謀曰此翁單行而有重貲吾與汝可圖也安諾行至曠野其人令安持梃踣老者道上而自以刃從後斫安殺之盡得兩人貲去居半歲其兄元還家始知安久不歸訟之縣縣官窮治同行了不可得成疑獄矣萬春至監司督促結案萬

春計無可如何乃詣城惶神告曰民令轄鬼神轄也部民曾安爲賊所謀罪人久不得神當致安鬼而使令聽之不然者神則無靈矣請以三日爲期三日率曾元復詣城隍盡遣羣從而獨與元居祠中至夜二鼓惟風忽起冷氣侵人鬼啾啾有聲從西北來少頃曾元作大怖呼曰余弟曾安至矣萬春徐謂之曰成案有名者若干人誰爲殺汝者汝試言之鬼但低聲號泣而不能言萬春曰吾一一唱名唱名無干汝則無應至殺汝者則速應聲達

唱數人鬼皆寂然至一人鬼忽號呌萬春曰是矣
歸而執其人一考而服萬春曰汝既謀殺曾安殺
老翁者亦汝也其人不服曰我謀曾安是何知
老翁萬春考之又不服曰須再詣城隍老鬼至而
執我我何辭矣萬春又與偕詣城隍夜二鼓陰風
復起若有人繫數鬼至其人震恐急呼曰老鬼今
在殺老翁者亦我也一鬼作老人聲甚慘苦萬春
曰汝何以一謀而殺兩人曰我見曾安與此翁俱
不肯納安殺翁我併殺安耳嗟乎楊君之爲令神

矣神之於赫赫顯灼亦大奇矣哉人惟不常見神之
於赫赫顯灼如此是以一切付之眇茫而敢於恣惡
誠知神之一夕能如此也可無凛凛悚懼乎雲間
姚大叅體信爲萬春監司親見此事爲余言之而
信然楊君之神爽若此而官止一令是又世道之
一慨也

陸金

清浦民顧文老而頗饒於貲貯八十金小瓦瓶中坎地而藏之婢溲之家人婦婦言之夫陸金而盜之乃從文贖夫婦身出僦屋買田文念金貧人何得驟爾爾疑而視其坎金失去矣即追金不服訟之滇濘子金黠而有口辯曰秋雨墻壞文命金改築掘地得金文知而欲分之不與乃詐爲埋金狀而魚肉金耳問婢婢即承曰文埋金時妾適見而溲之金妻金曰婢文婢也安得不云然滇濘子疑

焉而文居距縣不數十家乃自起往視埋金所從後門入門以外卽官途門以裏卽埋金處坎淺不能掩瓶口瓶又新未嘗黏土滇漳子曰汝埋金不於稍深室而埋官路旁者何也且坎不掩瓶口瓶又殊新未嘗黏土汝卽老悖不至是此必詐也明日再訊之稍加刑焉久遂承服又曰文與金牒城隍與王靈官金頗懼而認還其半矣滇漳子私念愚民所畏神明牒城隍與王靈官者恐不盡虛乃問金曰文適所言有之乎曰有之滇漳子謂文曰

汝埋金非故處也文不言第叩頭曰應死固問之
乃曰埋金實非復故處瓶亦非故物往使君審徑
戶文以貧辭而文前門居貨處頗饒懼使君見而
給從後門故埋金處實在前房後門新坎倉卒爲
之埋金時妻不聞怒而手碎瓶於地今之新瓶實
非故物滇滓子曰是矣汝眞老悖以僞喪眞官幾
寃汝汝自誤也考金遂承是夕金在獄中忽發狂
作神語曰汝盜顧文金又以巧辯欺縣官官非虛
明幾爲汝紿且旣聞之神理尚敢肆其狡欺汝罪

應夾語畢以手自抉其雙目俱出嗚呼神靈爽于此哉

天道

倍出倍入　出爾反爾理數之常也羿之篡太康以
淫于原獸浞之殺羿亦以蔽於從禽寒浞烝羿妻
純狐浞之子奡亦通丘嫂女岐奡以六十萬衆滅
楚楚以三戶亡秦始皇焚書阬儒以愚黔首黔首
未愚而其子胡亥不辨鹿馬曹操舉不仁不孝有
兵政術者以變風俗風俗未變而其子丕肆行淫
虐舍人須驗商鞅法也鞅之出走竟以無驗被執
納甕熾炭周興計也興之見訊遂請公入甕陛抗

之誅步闡百口俱盡機雲之族于孫秀也亦鄰亂
不畱曹操之盜漢鼎能欺孤兒司馬懿之奪曹氏
也亦紿取寡婦劉裕之滅晉即晉之司馬而不知
蕭道成亦一劉裕苻堅之殄石氏即石之勒虎而
不知姚萇亦一苻堅石勒病遺二王俾之國虎畱
之而紿以遺及虎之病畱二王使輔政妻逐之而
紿以畱虎之于勒姪也殺其子以及其母遵虎子
也亦殺虎而及其毋甄后之死郭后糠窒其口及
郭后之戮亦以糠窒其口朱温令蔣暉弒昭宗昭

宗環柱而走劍之擊柱者三及友珪使馮廷諤弑
溫溫亦走繞柱劍之擊柱者亦三安祿山以臣而
叛其君安慶緒亦以子而弑其父宋太祖之得天
下于周也以毋老子幼其失之也亦以毋老子幼
丁謂之貶寇準也以雷州戶而謂之貶也亦以崖
州戶古今之事報之速也若桴鼓而其符也若滴
澑天道昭昭如此可畏哉



太上感應篇序

夫太極純和有善無惡五行雜揉有陰有陽純駁和盭善惡生焉而禍福刑賞上帝實主之于是有檢察之吏有司過之神黑白之簿掌於真官剋運之書校于九皇壹隨人善惡之輕重而爲之低昂賞罰或報其身或報其子孫或報其現生或報以宿世平如張弓密如罝網如影之隨形如谷之傳響錙銖毛髮曾不少爽焉柰何愚憒凶狡之徒但快目前不顧後報嗜世味爲實饗置神理爲渺茫

當其逞匈臆任血氣設機穽崇嗜慾如蠅之撲窻
蛾之赴火何暇顧天心之照鑒神靈之殛誅即明
知之亦曰吾第且快吾今日將來之罰報吾聽之
而已而方揚揚焉自明爲得意殊不知今日之利
益固吾身饗之將來之罰報亦吾自當之無與代
者貪斯須之膏薌而貽無窮之禍毒譬之飲酖服
砒非不暫醉飽爛腸潰胃亦立隨之良可哀矣小
者無論論其大者崔杼陳恒商臣宋督王莽董卓
桓温王敦劉聰石勒高歡楊廣朱泚全忠之流並

以奸雄梟獍戕殺無辜多行不義盜竊神器僭逾
僞號而皆下身覆宗作鑒萬古生爲奸人死爲鹵
鬼歷刦淪墮莫可解脫其間最惡而最少免禍莫
如曹操古今惡人以爲藉口然余觀操生丕狠鷙
異常逆其嫡母剪其同氣若鉏瓜斬菜父之諸姬
淫蒸殆盡無一得免者不可謂非顯報也余又觀
古今惡人迹其受報之果多與其作孽之因往往
合若符契此又足觀天道之巧若此神理昭灼往
鑒炯如而後來者猶作過不悛沉舟之波累沉其

舟覆車之塗連覆其車恒物之情易迷難悟可復柰何是太上感應篇之所爲作也讀是篇者當洗然而信悚然而畏伐毛滌髓回心易慮夫大廈屋萬間容膝不過斗室山田千頃埋骨止須一丘錦綺盈箱身弗勝服肥甘滿厨腹弗勝飽人之所藉于此世界幾何而孳孳汲汲過累于丘山罪深于溟渤而曾不省覺也清虛恬淡柔和善良鄉黨贊之鬼神敬之竹素書之何故不爲此而爲彼而以其身蒙不韙之名種無窮之禍也若夫圓通大道妙

悟性靈善惡俱融感應雙遣以立于陰陽之外[illegible]
于無上之尊者是尤善之善者也太上之篇故可
得略矣

四方靈善惡與禍福感應豈以古今……
于無上之尊者是亦善人善者也太上之論可
影響矣

帝命

大藏一覽載有一郡鼓樓每三更時即有鬼掩其鼓擊之不鳴戍卒屢以失更受責乃往見一禪師求禳之師曰汝候其來則遽執之卒曰執恐不獲師曰但禁氣勿言卒如所諭夜果得鬼天色將曙鬼哀告求去且曰吾於太守暨諸僚屬並無所畏惟畏二人一某寺禪師一某處黃二叔禪師即卒所訪者夙有道行黃二叔乃一老圃鬻菜爲業凡三十年菜之老嫩束之大小持心不二續仙傳唐

李珏世居江陽販糴爲業人來糴穀者授以升斗任其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第求息兩文衣食轉足其父曰同業者卒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利吾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謂無偏汝今更出入任人自量而衣食豐給神明之助也宰相李珏出鎮淮南下車夢入一洞府見翔鸞舞鶴綵雲瑞霞樓閣連延石壁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珏字長尺餘珏視之大喜有仙童出曰此華陽洞天姓名乃相公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珏覺驚歎令訪求得

其人迎至靜室以夢告之問其平生所修何術珏言愚民不知所修因具販糴以對珏咨嗟良久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珏後百餘歲卒相傳爲尸解云厚德錄張忠定公詠知成都府時夢謁紫府眞君接語間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眞君降接禮頗隆盡揖張坐承事下詢顧詳款有欽歎之意詠明日召見告以夢問平生有何陰德致此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艱食之

際耀之卽與原羅斗斛價直不增在己初無損於人頗獲濟詠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上也遂以公服拜之嗟乎閭閻小民平心愛物書名淸都見重神理何況賢士大夫而能廣行三千八百之功行者乎然世之士大夫恃智怙權往往多行不義能如三人所爲者幾何劉寛郗鑒韓琦蘇軾吾聞其竝列仙籍隸天都盧杞林甫之徒累劫淪墮業報無窮矣帝命有赫鬼神無私人奈何不凜凜懼哉

魚言

溟涬子不食大生所不禁者海錯既而念海中蟶蛤之屬皆生物忽一日斷不復食是夜夢家僮張網海中水面忽浮一巨魚魚身人首鬟長數尺衆人競以鎗飛刺之取搭鈎鈎而上將殺之魚忽人言曰可憐貸我一死則作甬東人方言溟涬子急呼曰勿殺是魚價幾何衆人曰三錢溟涬子曰余身未持錢來願解衣以贖魚命衆咸曰可于是開門將放魚于海而溟涬子毋太夫人及其婦皆在

門內溟涬子曰魚解作人語余請與之語而太夫
人聽之夫爾魚也魚何以能人言魚曰公何人溟
涬子曰余四明人嘗忝進士爲儀曹郎魚曰不知
四明溟涬子曰四明並海郡並海而東登萊諸郡
爲山東爾知山東乎魚曰微聞何謂山東矣溟涬
子曰爾爲水族居水中寧知陸處者有所謂人乎
魚曰知之知之寧羨之邪魚曰羨甚不幸墮落水
族直無可柰何曰水居安乎曰業居之亦差相安
曰吾聞水族有變化神怪有諸魚曰誠有之曰水

族能言如爾者尚有幾種魚曰它種有迷裏迷及
某種亦能言頗如鳥語不甚了了語粗畢掉尾而
去噫嘻曰發一念夕見于夔魚而人語邪彼大瀛
海中變幻無不有矣墮落一字有旨哉趙婕妤合
德淫妒專殺死而爲北海巨黿頭上玉釵猶隱隱
梁武前身之爲蚓也庾信之爲鱉也自古記之夫
迷裏迷名亦奇矣



天命

建文時有程濟者朝邑人為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華除中上書言西北方有大兵將起當預為之備 朝廷以其言妖妄惑世逮繫至京將寘重典濟曰 陛下幸且赦臣及期無驗戮臣未晚也及期靖難師起遂赦出之使護軍北行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敗 文皇至江上濟亡命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將立石紀功具載姓名濟夜

潛往祭之人莫測其意　文皇過徐見之命擊碎
一再擊遽曰止止為我錄碑姓名來旣正位按
碑盡族諸將濟姓名正當初擊處字缺不能辯曩
者之祭蓋禳之也濟蓋神人出有入無知來藏往
言則驗戰則克禍則免以此圖事何事不濟以此
立功何功不成然而　文皇受天明命矣濟何能
為哉護軍大捷見才畧也眞人臨江不戰亡去知
天命也以是知神智至人必不能違天數矣子房
椎秦至大索十日不得不但免其身并免壯士亦

神矣然不免誤中副車何也始皇𩔖應死沙丘不
應死壯士之手也孔明追曹操於華容乃使雲長
卒爲若德孔明得無少疎乎孔明或知操命未終
而令髯翁得以報德耳由此觀之范增之必欲殺
沛公以興楚豈得爲人傑哉子房之輿漢高孔明
之佐先主陸法和之滅侯景李鄴侯之誅祿山皆
神人皆識天命其成功也必矣徐洪客去李密周
顛識陳友諒其知天命之不在乎人曰識時務者
在㑹傑余曰知天命者在俊傑



秘受

劉青田讀書青田山中忽見石崖豁開公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迴皆刻雲龍神鬼之文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書四卷懷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辭乃多遊深山古刹訪求異人至一山室中見老道士憑几讀書公知其非凡人也再拜懇請道

士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公約旬日能背記乃可受教不然教無益也公一夕記其半道士歎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上中下以應三才此四卷特其祖者應人事耳乃閉門講論凡七晝夜遂窮其旨公拜請益道士笑曰凡天人授受因材而篤昔子房孔明並得其六子得其八今子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濁世矣嗟乎自古異人經世皆有所授獨子房授素書于黄石公其事大著餘多秘不聞夫

豈偶然之故哉或云道士乃九江黃楚望世固不乏異人也又聞靖難姚少師亦有所遇姚視諸公瞠乎後矣



朱汝虞

滇涬子既成進士偶與同年秀水朱廷益汝虞遇於京師旅舍汝虞不覺錯愕滇涬子心頗怪之明日馮開之謂滇涬子曰夜來朱汝虞爲不佞言曩十年前夢天門忽開五色照耀翠蓋寶幢鼓樂喧闐而迎一文昌星下世界將刑於市余竊問文昌何神則今同年暑某姓名也時城中聚觀者萬人既寤不省所謂亦不聞有此人姓名藏之三年而于四明制義中見此人姓名私心異焉再訪之則

人言此東海諸生有才而任俠者又益異之至去
歲而此人魁省試今年不謂遂同榜也然旣言文
昌當大魁天下僅成進士爾乃夢中又有東市之
慘夫文昌化身必非凡品余所以見而駭愕也嗚
呼傳說箕尾鄭侯昴宿東方歲星靑蓮長庚此一
代異人杰士顧余何人才疎行劣奈何敢望上應
星精哉然諸君與余雅不相識而見夢於十年之
前事渉茫昧亦怪矣哉

李觀察

李觀察餘干人嘗爲余言無欲之人鬼神畏之吾鄉有一道友其先三代皆不壽其人爲文學諸生有聲顧念吾先三代皆不壽吾年已近四十前途幾何乃棄諸生學道絕慾二十年頤長壽毫長三四寸雙眸炯然余年二十餘成進士初授中書舍人而病病魔夢一大神赤面紅鬚冠金冠緋袍玉帶冉冉至前覺而遂病見鬼物以暴橫見楚百端矢射之刃屠之劍斫之鎗刺之挺撻之火烙之其

最可怖者一鼎高丈許貯膏油其中其下爇大火
沸甚約百餘人悉力驅余入鼎烹之余思生平無
大過何爲受此極也力拒得免蓋無間晝夜楚毒
備嘗當是時視一死眞甘如飴如是一年忽見初
夢大神復來謂余曰今已矣姑舍汝去而疾遂平
竟莫知何恠也方病中嘗致道友來同坐是日魔
卽不至此友去魔輒至如初道者絕慾爲魔神所
畏如此余觀李公神采英毅正人也後病甫愈卽
改授侍御史觀風大國風裁凜然陞二千石湖州

之政稱神明由二千石擢觀察三吳恩信益著其福德如此而魔敢嬈之何也吾聞魔最妒有道者故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李公故清眞其後乃讀二氏書恬憺好道其魔所妒邪不然世之闒茸者貪婬者豈少哉然魔既好嬈有道者而又避李公之友此則不可曉矣



御史舸

治河御史某公乘維揚巨舸抵青浦冬月水淺氷合舟澁不行御史傳令夜浚河卒下水輒凍僵五鼓聚衆手人挽之從旦至暮舟屹不稍動濵滸子進曰河小水淺舟巨加以氷凍卒下水輒僵審非人力所運手夫畢力從旦至暮官與民力竭憊矣請易官艦差小者以行而留巨艦以待春水固請之御史持不可濵滸子呼曰河神効力乃拜頭未至地而舟忽自行丈許百姓大譟曰舟行矣復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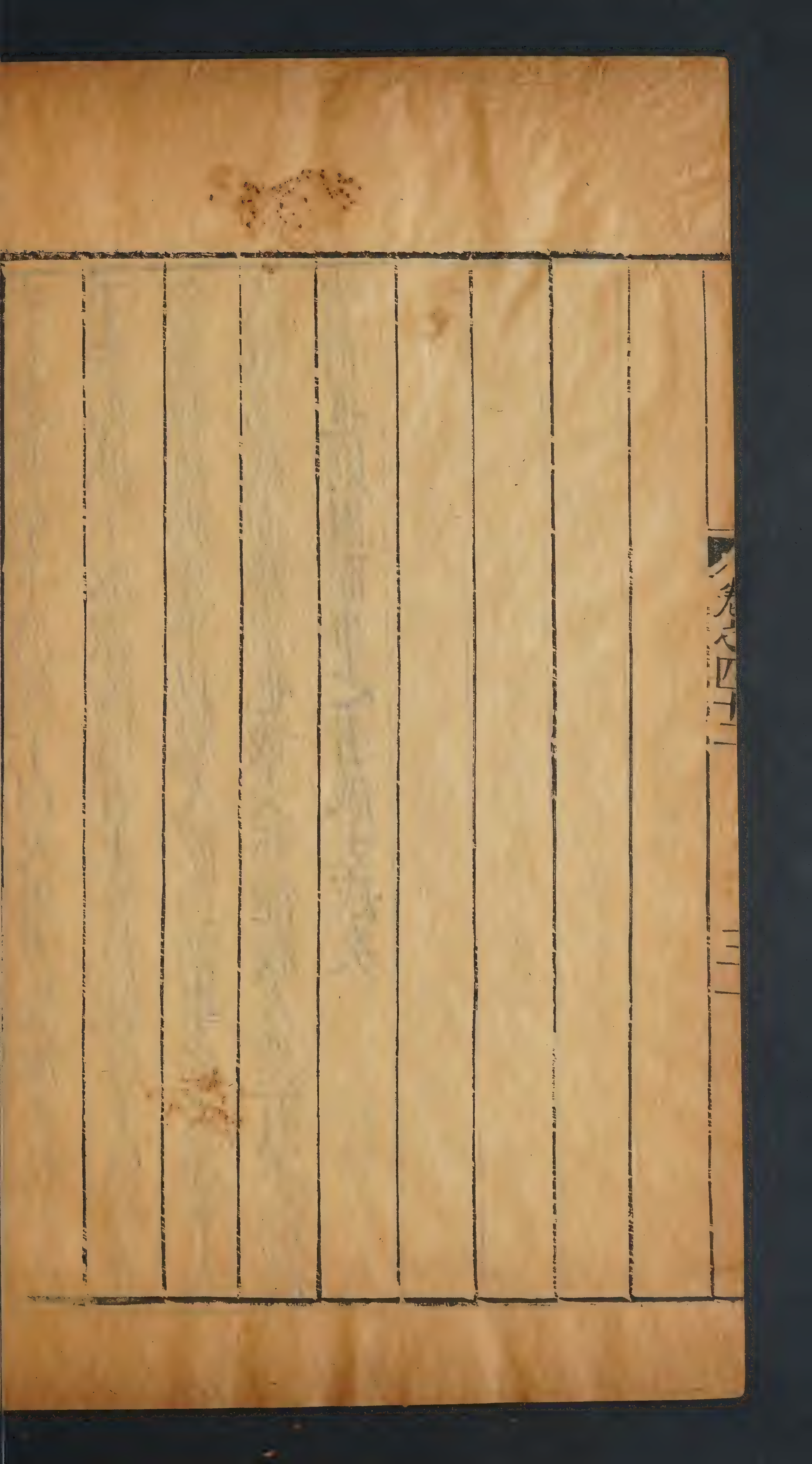
禱于城隍曰使者巨艑澁不行民力且憊卒下水輒凍僵柰何願乞靈明神與河伯假水數尺導使者舟東者幸活之禱甫畢而出抵城門下河卒奔告河水忽暴漲數尺千人散去舟人以篙刺舟行矣嗚呼城河非通江湖天寒氷凍倉卒水從何來千夫輓舟不動少焉以篙行數卒凍甦而復活神理亦大顯赫矣是余之所以朝夕廩廩也

五聖神

滇滓子居武林逆旅前有大樹高數十丈大可蔭一畝樹下有叢祠事五通聖王者滇滓子晨起盥櫛有人來言夜來有人從蕭山渡江來訪親三鼓起裸形登神祠遺溺即如有人縛而考之頓首流血請罪又爲神語汝小人何敢裸形穢我吾輩猶可恕汝夫人不爾貸也匍匐哀號且詈且哭達曙今將死矣滇滓子曰此姦人詐爲神冀有所希望者如果死人無以死詐者苟不爾即僞託無疑滇滓

子披衣出視其人氣絶臥地上矣將觀者如堵滇
滓子怒神數之曰此小人遠來無知昏夜觸汝寧
有意乎上　帝在上百神布列寧容汝以詿誤殺
人吾且滅汝而毀其祠雖然此人或者數實告盡
汝因而附會實非汝殺之也吾且卜之汝能殺人
無諱即得陰數人實自死非汝殺即得陽數無汝
寃探之連得陽數滇滓子曰人實自死乎其殺之
而又諱之乎夫是淫祠也殺人可毀不殺人亦可
毀及暮禮而祀之者千人矣是夜滇滓子夢五丈

夫負之牀第下溟涬子曰天道方熱汝負我于牀下吾即牀下取涼汝送吾上吾復就牀上臥如我何遂無他異嗟乎以殺人故而諂事之者遂千人人其易惑而難悟也哉夫邪能殺人然有不能殺者何也則因而事之者誠大惑矣



鬼神

天壤之間無往非神無往非鬼充塞宇宙耳目之前縱橫紛雜隱微必詧暗室甚明特以陰陽間隔人莫見聞然亦往往有昭灼顯現者瀆行冥冥謂鬼神不覩不知從傍掩口而胡盧者多矣鬼不畏州官而畏賣菜之傭嶽神置黃承事之位乃在張忠定之上鬼神之所服者德義也余每念及此心懍懍矣

言鬼神者莫備於華嚴釋氏戒妄語知必不誣也

余考之他書風雲雷雨星辰日月山嶽土地江河城社水火花木屋宅門戶井竈厠溷街衢鬼神皆有名姓豈盡庸人鑿空杜撰者哉有道之士洞幽徹微知而存之以曉愚蒙也

余在青浦時以公事入郡寓郡城隍祠五月望夜閒居無事令童子執燭散步祠前月色甚朗少選就榻甫解衣即仆於牀桯魂離殼而出顧見其形骸心念不貪生不怖死吾挾所學今符到即行何貪怖之有一官浮雲四大幻泡即眷屬八口緣合

則聚緣盡則散戀戀何益忽日光中見一大神金
冠絳袍赤須赭面身長丈許立余前余作念我之
所以死者此物爲之也以我之爲人與作宦而賊
殺之是非正神必邪鬼也邪鬼又何懼焉神忽生
風雷穿屋而去良久乃甦頭岑岑然神氣憒憹不
能起內以定力持之巳稍熟寐天明侍兒排闥入
余時氣息尚微徐問夜來頗覺有異乎侍者云昏
時三人宿房前纔就枕忽聽屋上有風雷聲穿霤
而過甚厲三人者怖欲死脅息不敢動余始驚咤

是厲聲者不惟余聞之他人咸聞非復夢境明矣此鬼神之事余所目擊身經最章明較著者也然神既能仆余而終不見殺余能持其心神至生死之際不亂而又不能免於立仆以斯知四大脆弱無常不足恃如此神之播弄殆以余爲戲耶抑道家之所謂魔事也余生平所經歷神怪實不止此豈好然犀志怪哉要以天壤間必有之阮生持無鬼論乃爲鬼所殺然則鬼亦不欲人之無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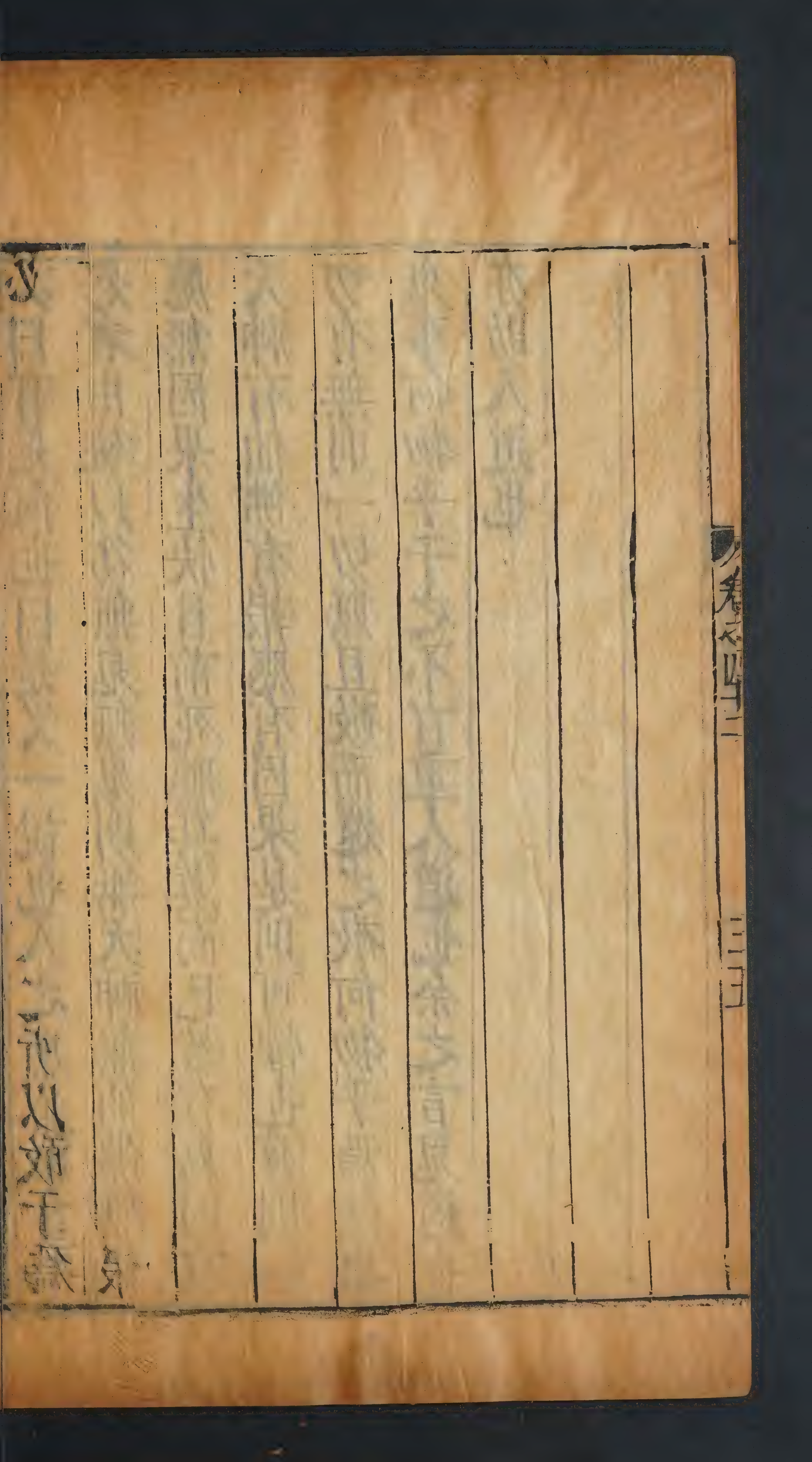
釋氏言佛有六通鬼亦有五通鬼趣幽暗乃能通

靈何也人有形骸障蔽情慾昏迷故不靈有蓋也
鬼脫去此二者故靈蓋已微也佛具六通而超生
死悟也鬼具五通而不超生死未悟也迷根尚在
也當其爲鬼則靈一入人胞胎則復迷形骸又障
之也故云菩薩有出胎之昧羅漢有隔陰之迷非
大乘上智不敢再來懼迷也世人或從天界中來
或從禪乘中來一染清塵一入五濁迷其真性忘
其本來以至于墮落者多矣吁可畏哉
人死有爲鬼有不爲鬼者何也曰人死必爲鬼鬼

有隱顯耳人陽鬼陰本自間隔所以顯者或寃氣通天得請于帝如中生之類是也或染結情愛繫戀人緣死而不超如昔人化爲其妻鼻中之虫者是也或神氣衰耗鬼得侮之如阮生遇鬼一夕而斃是也或心志正勁或道力精堅鬼來試之屹不爲動如郭元振范希文之遇鬼是也過此則冥冥漠漠耳今夫人各分一國各居一村尚不相往來豈有人與鬼終日聚首都無分別者耶

子不語怪敬而遠之又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

必曰有鬼何也曰是又一說也人之所以敢于爲
惡者由執以爲無鬼無鬼則無天神無仙佛無報
應無因果生快目前死聽冥漠而已若有鬼則有
天神有仙佛有報應有因果是則可懼也有則一
切有無則一切無且敬而遠之敬何物乎焉能事
鬼事何物乎子之不言重人道也余之言鬼道也
亦助人道也



奇術

人術有絕奇者唐宰相賈躭直道事君洞曉陰陽象緯有村人失牛詣桑道茂卜之卦成桑曰爾之牛是賈相國偷置於巾帽筒中爾但候朝時突前告之村叟乃如其言向賈公索牛具述卜者語公于馬上笑爲發巾筒以視之良久謂失牛者曰相公不偷爾牛要相公知牛處但可于安國觀三門後大槐樹之稍鵲巢探取之村叟逕詣三門上見槐樹稍果有鵲巢都無所獲乃下樹低頭見失牛

在樹根食草草次是盜牛者家許州杜生善卜筮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馬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撾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予與汝鞭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斯二術亦奇矣

余觀古術士司馬季主鬼谷子嚴君平管輅郭璞王嘉幸靈麻襦李淳風桑道茂胡蘆生諸人之術

通玄徹微雖必有傳授要訣然皆本于清心寡欲
靈明乃通郭景純以赤豆幻術而劫隣女子則中
心有欲矣宜其不獲令終也神龍之所以卒爲人
豢且醢者亦因有慾耳

公旨

鬼傳

沈君典爲余言年十八時隨其父古林先生叅楚藩一日升堂書吏白夜間厨中蘆菔忽纍纍走地上驚而以食鐺擊之破曉起無以備晨炊乞取之縣官古林不信怒詈書吏以爲謾妄退食衙舍蠟燭無故自揷壁間盡燃作飯飯蛆作羹羹亦蛆蛆大白如芋虫是後變怪百出家人慄懼請法師治之延一遠方有道術者至云妖氣頗盛而強力難制宜選壯士二十人與角助以金鼓如其言道士

作法二十人持挺刃與妖戰互有勝負二十人者勇捷倍常能飛越梁棟良久戰勝擒獲怪物皆奇形詭狀人身而獸面者獸身而人面者鳥而赤睛者魚而紅舌者狸而赭毛長喙者戰二月始息今順天巡撫中丞李公頤為余言初成進士拜中翰歸省病魔刀斧挺棒鼎鑊楚毒萬狀求死不得如是一年乃愈今大司馬石公星為中丞常公居敬言在諫垣言事 廷杖放歸家有數婢妾盡被魅惑公怒率群婢操刃擊之魅以掌提婢面痛甚所

不敢掌加者公一人而已公取鬼臉令婢人各帶一於面一日間魅不敢撻明日撻如故公偶手刃得一物乃狐也亦鬭兩月無事矣虞吏部淳熙爲余言諸生時讀書吳興潘司寇莊與友人許光祚夜飲忽見鬼物雜沓而至有黑面而巨眼者赤面而于思者白面而鬑鬑纖者冠幞頭者冠進賢者如大將軍者作布衣處士相者紛紜萬狀往來颯颯有聲而無言几上燭光忽作碧綠色久之一鬼直前撲滅燭光遂無所見吾鄉余知州志道爲余言

授徒一村中距淨土寺里許舍館舊一大樹相傳有物馮之里人伐而築館一夕鬼來擾亂余公率諸生及臧獲四十餘人與之戰鬼飛砂石如雨不能中人以挺擊之中則啞然有聲或禽獲一物捉髮敺之則以兩手捧面頓足叫嘯不能還擊委頓髮脫而去視其髮如牛馬鬃尾每夕必大至余公與諸生晝臥夜起格鬭頗苦鬼形長不滿三尺衣紅綠皂白自以短小不能勝人共舁長身若羅漢者十數從門隙入衆擊之傷走明日蹤跡至淨土

寺羅漢傷痕在焉亦角兩月竟不能勝散去余諸
生時夜宿柴生應聽大樓樓弘敞甲一郡相傳有
怪是夜雪後雲月微明纔及登樓樓中如人馬聲
馳逐或遠或近余披衣起坐程几厲聲每至近即
滅卒無他越數日與葉生太叔復詣柴氏夜語至
三鼓余與葉生同榻甫就枕有物登梯履聲析析
至半梯而止余方詰問葉生忽大叫有巨手冷如
冰鐵搵吾面震怖欲死余急起以一手障其目一
手按其胸戲笑云何物亡賴敢爾相溷果靈異者

掌及我不然非俊物也掌竟不及余與葉生談至
天曙神氣乃稍定又與一友人訪沈山人夜宿青
棠館臥定而楗門豁然盡開屋宇震動几席悉刺
刺有聲良久始帖然平明視之門楗如故嘗授徒
開化假館胡氏殯宫城北丘墓纍纍相望數里無
人煙諸生抵暮多散去余或獨宿齋中一燈自照
頗心動如是數月無他或謂余曰胡氏殯宫萬鬼
窟宅往胡氏子嘗率妻孥婢僕居之變怪百端幾
被鬼殺亟徙他所余聞而心益疑然不可如何至

九月夜坐樓上有兩生爲侶風雨蕭蕭譚至半夜起如厠兩生隨焉余立樓牕下望墓道四周煙霧溟濛草深數尺與兩生戲曰人言此處鬼窟今居半歲寂然不聞風雨淒涼無如是夕脫有鬼者願一得當今夕無之何時復有秖湫蒸耳言訖四牕飛沙拋石如雨一生護余下樓一生疾走回房沙石輒隨之余笑曰止余知之矣遂又應聲而止嗟乎世恒言福德之人鬼神畏憚君典大魁石公大司馬握兵柄李公今爲中丞官未艾而鬼敢侮之



何也

鬼神

人得道則爲仙爲佛不得道則爲神爲鬼悟無生則爲佛修不死則爲仙凡人之中有正直而稍積功行者則爲神偏曲而無功行者則爲鬼神中又有邪正正氣盛者爲正神邪氣盛者爲邪神鬼中又業有輕重業重者受重報業輕者受輕報而仙佛中又有鬼道陰靈善爽之輩是也神中又有仙佛道大忠大孝之人是也有仙佛則有鬼神阮宣子修以爲無鬼神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

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王充論衡曰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阮瞻亦持論無鬼一書生來訪與瞻談名理甚有才辯次及神鬼瞻力辯其無書生作色曰鬼神者聖賢皆說有之子何得獨言其無必言無者僕即鬼也言訖忽不見瞻意色慘喪因病而殂夫阮生瞻智如此何輕持論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又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子思曰故至誠如神是言有神矣

伯有之爲厲子產曰鬼有所依則不復爲厲是
有鬼矣莊公時有神降於莘夏之衰也褒人之神
降化爲二龍趙襄子爲智伯敗走晉陽至王澤見
霍太山之神伍子胥之爲錢塘神也屈原之爲汨
羅神也曹子建之爲遮須國王也賈逵之爲項城
神也蔣子文之爲鍾山神也柳柳州之爲羅池神
也石曼卿之爲芙蓉城主也斯章章較著者也漢
范陽盧充入崔少府墓與少府女婚生鬼子溫休
溫休生植晉干寶之父瑩有嬖人寶母至妒父死

葬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毋喪開墓其婢伏棺上猶生說寶父嘗致飲食恩寢如生寶因感起作搜神記抱朴子曰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孤子杜伯報恨於成周彭生托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掊燕簡即稚川仙翁亦言有鬼也陶通明都水作真誥云周武王季扎俱爲冥官又記酆都六宮名人有能知其名則百鬼不敢爲害鬼神之必有審矣夫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子產賢人葛稚川陶通明有道

眞仙並已云然二阮王克鄙儒乃欲以臆見稱其無有乎人修道而證仙佛則免三官之考不能修道而人鬼趣則有冥業之憂是余之所以日夜祇懼而不能已者也

生人形也有也明也世界之物事事皆實死人寃也無也幽也冥途之物事事皆虛事事皆實故築而後宮造而後器糧而後食絲而後衣事事皆虛故不築而宮不造而器不糧而食不絲而衣冥途之不通於世界猶世界之不通於冥途人生前爲

實有之形則有實有之衣死後爲虚無之鬼則有
虚無之衣何必生前之衣服有精神而後鬼有衣
服哉若無冥府則已若有冥府則有冥官有冥官
則有冥衆有冥官　則有宫室飲食器皿衣服
通不聞有待於人世而謂鬼之有衣必待衣之有
鬼亦固矣

獄鬼

青浦獄中驟有鬼物嬈亂獄囚囚有因而斃者獄吏以聞濵涬子爲文以諭獄神曰神在鬼安得爾獄有寃死者其官之罪其囚何尤乃爇燎火庭內容焚金剛經一部而身坐獄至夜分明夜問獄吏卒鬼杳然遂絕



闕真君

滇涬子罷官出阻凍通州州民劉某家貧無妻傭於富民依其弟居其弟有室某傭半歲富民不與傭錢第得米二斗而某頗好酒復取米數升去易酒而飲歸而其弟謂之曰兄傭於人半歲歲云暮矣無一錢抵家僅得米二斗而又取以易酒半歲皆食於弟也於是兄弟相詬罷某乘酒往富民家索傭錢富民不與反罵之某忿甚出縊河邊樹上劉之四隣第知某兄弟相詬耳遂以聞於州州守

遂坐其弟死其妻臘月單衣破盡行乞於市且哭
且乞哀動一州見者無不為酸鼻時有黃生者餘
姚人與滇洋子邂逅相善一日黃生過謂滇洋子
曰適州有寃民苦狀云云絕可愍公天性慈愛盍
拯諸滇洋子頷之而疑黃生或有乞乃微行市中
容訪其事過關眞君祠乃卜之曰某天性好急人
難今新得罪當事埋光塞皃時而縣聞貧民寃苦
情不能忍寃乎否乎惟眞君命探卜語其畧云崔
嵬崔嵬履險如夷如菩提鏡一道春回見義當勇

愼勿狐疑濵滓子得之悚然復訪之市人果冤悉如黄生言遂貽書州守曰物外閒人不宜與公府事頃聞劉某罪狀實冤兄死於縊弟死於寃一家無噍類矣民間公論洶洶小民之枉亦不利於公守立出之及濵滓子還里之明年奉化替民丁子和者哭於郡城南郊衆聚而問故丁訴曰某從閩開府爷公行間始平海寇會一本後平倭夷累經血戰頗立微功蒙

主上賚白金子孫世襲官一級不幸雙目爲賊火

藥傷聾免官東歸道遇父所善俞照者以縣吏為
倉官向某借白金謀遷某以歷年所得　欽賞軍
糧貲罄借之前後借照金二伯九十兩某聾還家
後遂一貧如洗而照三歷官遷積產千金始罷官
回某往索而逋照欺某雙聾子才四歲累索不還
訟之部事下邑令反坐某虛某念捐軀報　國不
幸病廢年老食貧子女複幼而積苦之貲又為人
所負既不見天日安用生為歸家就縊其妻救之
平生奉關將軍甚謹歸敵對壘多得其佑是日哭

將軍像前曰以某平生奉將軍謹每當矢石率蒙
垂佑今某貧苦受冤旦暮死矣何不救我是夜即
夢關將軍大刀白馬挈某以行某哭訴之故將軍
曰汝不必死郡庠前屠君者能救汝某覺即與妻
言之遂將入郡訪求屠君爾是時濵滓子親陳生
適在聞其言明日以告會濵滓子過延慶寺寺東
偏有關貢君祠郎卜之得繇曰事又奇哉吉事其
諧聲馳四海否極泰來急使人物色丁子和得之
小神祠中寄食道人數日矣乃延歸將聞之當事

而難於啟口復遲數日滇津子早起再卜眞君具
得寃狀如初遂以聞之郡守蔡公公遽動色曰神
理不妄君亮勿欺卽許白之嗚呼眞君累世揚靈
救災卹苦是眞君之所以生爲人傑死爲天神也
神理章章如此而人猶䓁不知畏背德負心何哉

告關眞君疏

東海賤士屠某敬告漢關眞君切念某生而體骨孱懦神氣萎薾稟小人麼魔之質乏壯士磊落勁正之風顧影自照于眞君甚無當而生平亦雅慕眞君每遐想英風則懍然而神悚顧瞻廟貌則肅然而敬恭荅一心皈命五體投地非一日矣今者友人大難大寃通天沉痛剝骨輒敢以下情披瀝於明神之前某伏見　明州巡海使者南昌丁此呂天性剛正志慮純白忠信然諾仁誠篤厚居家

孝友立朝忠謇褆身廉潔拯物弘慈理人寬滯赴
人急難隆謂此人有豪傑之品國士之風起家漳
州司理奬廉懲墨送死哀窮譚笑指顧剪除禍亂
才諝卓越風采赫然擢居臺端心存射墉志勵拔
薤拾遺補闕正色抗章不愛七尺罔顧八口讁官
潞上漂轉南北備兵秦隴誓欲犁庭滅虜力破款
議當路不合謝事南歸再起巡海時夷牒驛騷物
情恟懼此君靜以鎮之講海防討兵政訪山川守
要害選豪傑練將士修戰艦調兵食諸所區畫安

詳整暇倜儻深沉昫黔首以含飴禮賢士以吐哺撫三軍以挾纊理棼劇以解繩凛節操以懷冰披肝腸以皦日大海以東雖村氓婦豎咸感其德意而頌爲賢使君至謂自有明以來所未睹見比擢叅楚藩萬姓奔走遮留哭聲震天扶老攜幼呼號而向兩臺借寇兩臺爲飛章叩闕奏留僉肯甫下尋遭母喪此君夫婦擗踊柴毀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維時霜霰交集猿烏哀鳴江風助悲行人落淚諸屬吏士民莫賻一無所受扶柩還豫章營葬

至今野宿廬居不入閭閻嗟嗟其爲人與爲吏若此祇以心情過慈意氣太直遇事慷慨恒觸忌諱見所不平則忤當路而罔顧勇於赴義則犯利害而直前忌嫉遂起萋菲朋興薦剡雖騰謗書亦入衆口鑠金三至投杼主者未必有作惡勢則宜然當此呂被察時在廷二三豪俊素高丁君之品局抱不平之氣持論過激愛而害之蔣選部因被論而訐辯孫太宰封謗書於　御前　皇上披覽震怒逮捕小臣　聖意謂臣此呂奉職無狀貪婪罔

極大討有罪以警官邪是也嗟嗟豈知名曰謗書
摭拾文致何所不至而可盡據以爲實乎降詔肯
於墓所執罪人於田間妻子驚惶親知泣別天日
慘澹行路嗟傷聞此呂憂中用度不給時時告貸
倏罹大難將何以支隕越震蕩神氣憒亂斧鉞在
前性命莫保生平磊落砥厲之士一旦蒙以貪墨
汚穢之名身可殺也此名不可出也夫當官而婦
豎頌德遷去而萬姓遮留比其被察也在廷貞良
之臣咸願爲擊登聞鼓草野士庶無問識不識惋

歎稱屈遠近同聲凡此人心公論悉擁閼不得上
聞而獨讒人謗書得達也冤氣不上通九天下徹
九地耶隆與此呂義忝友朋情兼昆弟一聞此事
動魄驚魂傷心搤擘將上而訟冤天子則草野賤
臣九閽莫叩將下而遍告縉紳則謗議方沸百口
難明生不能雪陳湯於朝端死不能從臧洪於地
下情極氣結無所控訴于是不得已而俯披情素
仰干眞君伏惟眞君生爲烈士歿爲天神正氣彌
六合英風播千古任西臺朋陵之職秉神霄監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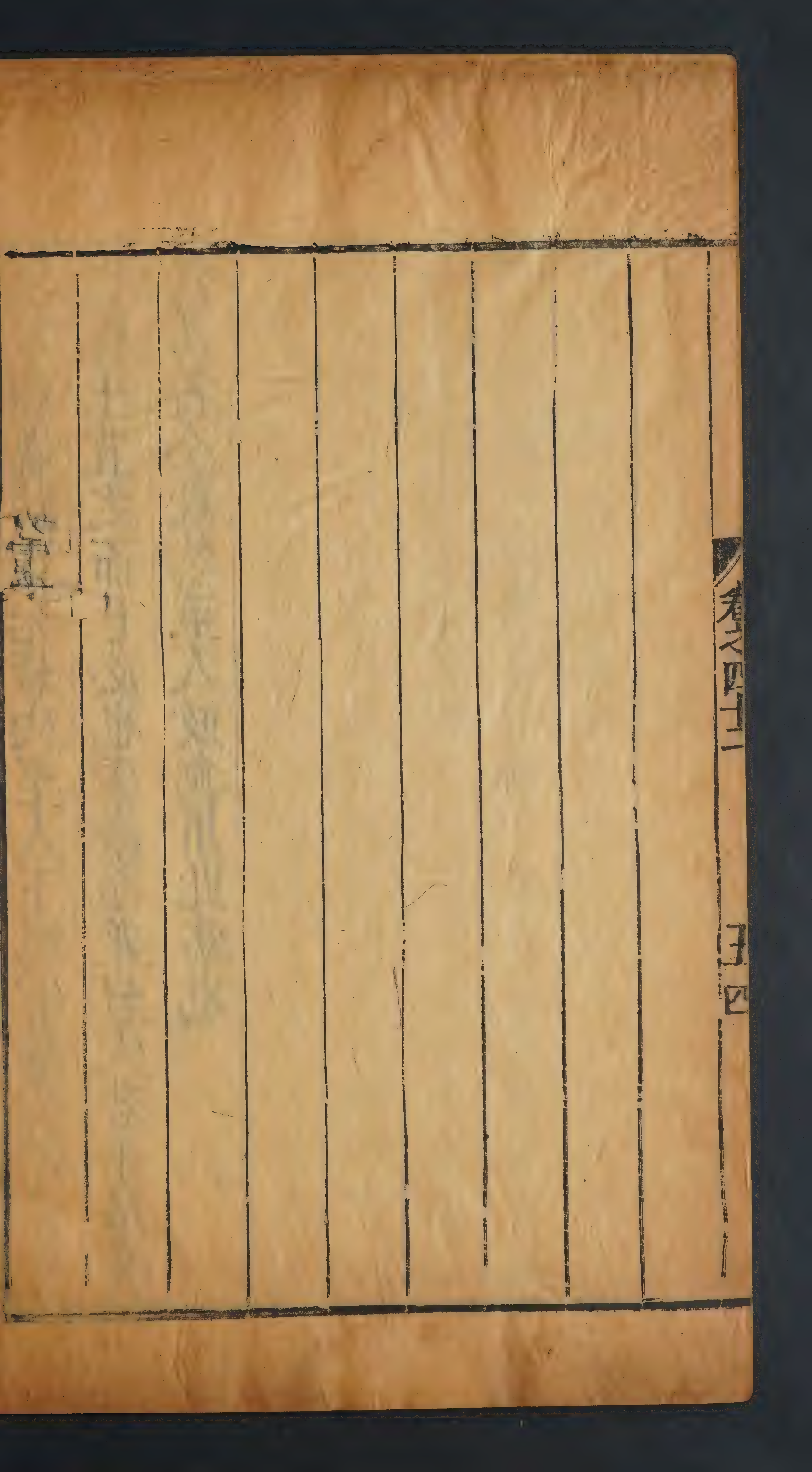
之權彰善殫惡明于觀火蕩魔馘邪疾於激矢此
呂平日之存心制行固自難逃明神洞鑒若此事
果究隆言不謬伏乞　真君大顯威靈速加救護
使聖怒潛回無辜昭雪以彰神理以快公論其撫
造謗言誣傷善類者亦望顯行罪罰警戒讒人如
此呂果係貪邪罪狀真實隆徇私阿黨妄瀆神明
則此呂法在必誅隆願與同罪干冒威嚴不任隕
越惶恐待命之至

定數

天生太公則遇一文王天生管仲則遇一齊桓天生范蠡則遇一句踐天生張良則遇一漢高天生諸葛則遇一先主天生王猛則遇一苻堅天生張賓則遇一石勒天生李靖則遇一唐文皇天生劉基則遇一我 太祖有泥水一節則有謝安有侯景一節則有陸法和有安祿山一節則有李泌郭子儀有朱泚一節則有李晟有淮蔡一節則有裴度有金人一節則有岳飛韓世忠有土木一節則

有于謙有宸濠一節則有王守仁如形影相隨宫
商相和蜀山西崩靈鐘東應造物定之數矣西京
龍爭安期乃仙東都雲擾子陵獨臥伏龍驤首鳳
雛垂翅王謝滚滚深源淹淹州將經營洪客高逝
陳橋勃興華山遠引是雖抗志自高或材力有限
要亦有數焉豪傑審此蓬蒿可安想望可息矣此
物若至豈納足能逃如其不來豈伸手可攫
世人豔雲臺爲炎熱厭岩穴爲凄涼所以慷慨悲
歌有不遇之歎不知炎熱而無成一時泡影凄涼

而有得萬劫靈光岩穴至人下視雲臺豪傑豈直糠粃土苴之而已必也雲臺而兼岩穴若子房長源爲得全數然至人政無用此爲也



刼數

帝王之興皆受天命聖喆真人匡世拯物上天命之宜也乃有奸雄凶逆乗時竊據或止于其身或傳祚數代若亦是天命之者秦始皇入海游海神效命孔明焚司馬懿天雨救之石勒畊田作勞耳中常聞笙樂之聲劉裕射蛇王耶不敢報云王者不死天祚真人為世道民物計彼濁亂世界荼毒生靈者上天亦胡為而默祐之耶受天明命真主之後或及奸雄奸雄之後甚或及於女主若則天武

后之篡唐是也中國之後甚或及於夷狄若元世祖之入主中國是也則天在太宗宮中雖以至人前知終不能除元兵屯錢唐江上海潮乃三日不至天之祚奸雄祚女主祚夷狄何爲者哉嗟乎此所謂陽九百六劫數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定數所在主張者天天亦不得而自主數值亨嘉則天祚真人以布福澤數值災劫則天祚凶德以播殃禍天祚奸雄以世界宜有奸雄之凶災也天祚女主以世界宜有女主之淫毒也天祚夷狄以世界宜

有夷狄之羶穢也所以然者由下民造惡積孽于沴
氣薰蒸感召災禍下民受之皆下民自取之天曷
故焉惟其爲下民之自取而於天無與故天雖主
張天亦不得而自主也譬如殺人者死國有律法
國君行法國君亦不得而自主擅出入于其間也
或曰是奸雄也是女主也是夷狄也天命善人乎
天命惡人乎謂天命善人則善人豈肯以稔是凶
毒謂天命惡人則惡人豈得以攬是威權曰亦命
惡人耳劫運之世沴氣流行惡人者適乘是氣以

肆志一時流毒四海其始也流毒四海其究也積孽一身如豺狼食人終為人食故惡人之得志非幸也繒網彌天鳳鵠不絓數罟布海蛟龍不入至人累劫修德清虛高朗雖丁陽九百六之數翛然風疎超然霞舉災禍何由而及哉或曰王敦作逆郭璞被戮祿山倡亂張許嬰禍秦檜專橫武穆殺身土木興變少保蒙辜彼皆善人非與胡為而皆不免劫數也曰有宿業積愆遭劫數而報償者有積行累善假災禍而成就者也詎云罹劫哉流芳

史書香火千禩登名帝籙昇濟神靈彼其成就如
此者貴在一死耳其時若不死則草木腐朽之人
而已是烏可以劫數中人論也
余往往見人有急難神明下而救之者關壯繆岳
武穆于忠肅諸公一死至今三尺童子猶憐之神
明不救何也諸公成就全在一死一不死則索然
矣神明不救成就之也神明豈以倖保首領于旦
暮為福哉

鴻苞集卷之四十二終







